

且说天皇时代，某朝后宫妃嫔众多，内中有一更衣。出身微寒，却蒙皇上万般恩宠。另几个出身高贵的妃子，刚入宫时，便很是自命不凡，以为定然能蒙皇上加恩；如今，眼见这出身低微的更衣反倒受了恩宠，便十分忌恨，处处对她加以诽谤。与这更衣地位同等的、或者出身比她更低微的更衣，自知无力争宠，无奈中更是万般怨恨。这更衣朝夕侍候皇上，别的妃子看了自然都妒火中烧。也许是众怨积聚太多吧，这更衣心绪郁结，便生起病来，只得常回娘家调养。皇上见了，更是舍她不下，反而更加怜爱，也不顾众口非议，一心只是对这更衣徇情。此般宠爱，必将沦为后世话柄。即便朝中的显贵，对此也大都不以为然，彼此间时常侧目议论道：“这等专宠，实在令人吃惊！唐朝就因有了这种事而终于天下大乱。”这内宫的事，不久也逐渐传遍全国，民间听了怨声载道，认为这实在是十分可忧的，将来免不了会出杨贵妃引发的那种大祸。更衣处于如此境地，苦恼不堪，内心也甚为忧惧，唯赖皇上深思，尚能在宫中谨慎度日。

这更衣早已谢世的父亲曾居大纲言之位。母亲也出身名门望族，眼见人家女儿双亲俱全，享尽荣华富贵，就指望自己女儿也不落后；因而每逢参加庆吊等仪式，她总是竭尽心力、百般调度，装得十分体面。只可惜朝中没有重臣庇护，如若发生意外，势必无力自保，心中也就免不了感到凄凉。

或许是前世的因缘吧，这更衣却生下一容貌非凡、光彩如玉、举世无双的皇子。皇上得知后，急欲见这孩子，忙教人抱进它来一看之下，果是一个清秀异常的小皇子。

大皇子为右大臣的女儿弘徽殿女御所生，母家是尊贵的外戚，顺理成章，他自然就成了人人爱戴的东宫太子。论相貌，他却不及这小皇子清秀俊美。因此皇上对于大皇子，尽管珍爱，但相比之下总显得平常，而对于这小皇子，却视若掌上明珠，宠爱无比。看作上无私子的宝贝。

小皇子的母亲是更衣，她有着不寻常的身份，品格也十分高贵，本不必像普通低级女官一样，在日常生活中侍候皇上。而皇上对她的宠爱非同寻常，以至无法顾及常理，只是一味地要她留在身边，几乎片刻不离。每逢并宴作乐，以及其它佳节盛会，也总是首先宣召这更衣。有时皇上起床迟了，便不让她回宫室里去，整个一天干脆就将这更衣留在身边。这般日夜侍候，按更衣的身份而论，也似乎太轻率了。自小皇子出生后，皇上对这更衣更是十分重视，使得大皇子的母亲弘徽殿女御心生疑忌；如此下去，来日立为太子的，恐怕就是这小皇子了。

弘徽殿女御入宫最早，况且她已生男育女，皇上对她的看重，非一般的妃子可比。因此独有弘徽殿的疑忌，令皇上忧闷，心里也很是不安。

更衣愈受皇恩宠爱，然而贬斥、诽谤她的人也愈多。她身单体弱，宫中又没有外戚从旁相助，因此皇上越加宠爱，她越是忧惧不安。她所住的宫院叫桐壶，从此院去皇上常住的清凉殿，必须经过许多妃嫔的宫室。她在两者间频繁来往，众妃嫔看在眼里，心里极不舒畅，也是自然的。有时来往得太过频繁，这些妃嫔就恶意作弄她，在板桥上或过廊里放些齷齪污秽的东西，使得迎送桐壶更衣的宫女们经过时，衣裙被弄得齷齪不堪；有时她们又相互私约，将桐壶更衣必须经过的走廊两头有意锁闭，使她进退不是，窘迫异常。如此等等，花样百出，桐壶更衣因此痛苦不堪。皇上得知常发生此等事情，对她更是怜惜有加，遂让清凉殿后面后凉殿里的一个更衣另迁别处，腾出房间以供桐壶更衣作值宿时的休息室。那个迁出去的更衣，从此对桐壶更衣怀恨在心，也就更不用言说了。

小皇子三岁时行穿裙仪式④排场并不亚于大皇子当年。内藏定和纳殿倾其所有，大加操办，仪式非常隆重，却也招致了世人的种种非议，但待得看到这小皇子容貌出众，举止、

仪态超凡脱俗，十足一个盖世无双的玉人儿，人们心中对他的妒忌和非议才顿然退去。见识多广的人见了她，都极为吃惊，瞠目注视道：“这等神仙似的人儿也会降至世间！”

是年夏天，小皇子母亲桐壶更衣觉得身体欠安，便欲告假回娘家休养，无奈皇上不忍，执意不允。这更衣近年来恹恹常病，皇上已经习惯了。于是对她说道：“不妨暂且往在宫中休养，看看情形再说吧。”可这期间，更衣的病已日渐加重，不过五六日，身体已是衰如弱柳。母亲太君心痛不已。向皇上哭诉乞假。皇上见事已至此，方准许其出宫。即使在这等时候，皇上也心存提防，恐其发生意外，令桐壶吃惊受辱。因此，决意让小皇子留在宫中，更衣一人悄悄退出。皇上此时也不便再作挽留，但因碍于身份，不能亲自相送出宫，心中难免又是一阵难言之痛。这更衣原本花容月貌，到这时已是芳容消损，自己心中也是百感交加，却又无力申述，实在只剩得奄奄一息了。皇上见此情景，茫然无措，一面啼泣，一面历叙旧情，重申盟誓。可这更衣已不能言语、两眼无神、四肢瘫软，仅能昏昏沉沉躺着。皇上束手无策，只得匆匆出室，忙命左右备车回去；但终觉舍她不下，不禁又走进这更衣的房中来，又不允其出宫了。他对这更衣说道：“你我曾山盟海誓：即便有一天，大限来时，我们俩也应双双同行。你不至于舍我而去吧！”这更衣深觉感情浓厚，使断断续续地吟道：

“大限来时悲长别，
残灯将尽叹个穷。

早知今日……”说到此时，想要再说下去，无奈身疲力软，已是痛楚难当、气息奄奄了。皇上还执意将她留住宫中，亲自守视病情。只是左右奏道：“那边祈祷今日开始，高僧都已请到，已定于今晚启忏……”便催促皇上动身。无可奈何，皇上只得允其出宫回娘家里去。

却说桐壶更在离宫之后，皇上满怀悲痛，难以入睡，只觉长夜漫漫，忧心似焚；派去探病的使者也迟迟未返，不禁长吁短叹。使者到达那更衣家外，只听得里面号啕大哭。家人哭道：“夜半过后就去世了！”使者垂头丧气而返，如实奏告皇上。皇上闻此噩耗，心如刀割，神智恍恍惚惚，只得将自己笼闭一室，枯坐凝思。

小皇子年幼丧母，皇上很想将他留住身边。可丧服中的是子留待御前，无此先例，只得准其出居外家。小皇子年纪尚幼，见众宫女啼啼哀号，父皇也泪流不止，心中只是奇怪。他哪能想到平常父母子女别离，已是悲哀断肠之事，更何况同遭死别生离呢？

悲伤也有个限度，最后只得按照丧礼，举行火葬。太君恋恋不舍，悲泣哀号道：“让我与女儿一同化做灰尘吧！”她挤上送葬的众侍女的车子，来到爱宕的火葬场，那里庄严的葬礼正在举行。此时的太君，自必说心情是何等的伤‘励！她呜咽难言，勉强说道：“看着她，只想着平日的音容笑貌，便仿佛她还活着，真切地见到她变成了灰烬，才相信她已非这世间的人了。”说罢，哭得几乎从车上跌了下来。众侍女忙来搀扶，万般劝解。她们道：“早就担心会弄到这般地步的。”

不久，宫中的钦差来了。宣读圣旨道：“追封桐壶更衣为三位。此番宣旨又引起了一阵号啕。皇上回想这更衣在世时，不曾作女御，总觉得异常抱歉，所以追封，对她晋升一级。不想这追封又引得许多的怨忌。知情达理的人，尚认为这更衣容貌秀丽、优雅可爱、性情温淑、和蔼可亲，的确无可指责。只因往昔皇上宠爱太过，所以遭人妒恨。如今已不幸身亡，皇上身边的女官们记起她品格之高贵、心地之善良，都不胜惋惜。所谓“生前城可惜，死后皆可爱。”这古歌必是为此情此景而兴的了。

时光流逝，桐壶更衣死后，每次例行法事，皇上总派人前往吊唁。抚慰也总是格外优厚。虽已事过境迁，但皇上悲情依旧，实在难以排遣。他不再宣召别的妃子待寝，只是朝夕以泪洗面、隐愁忍痛。身边的侍臣见此，都忧然叹息、相对垂泪。宫中只有弘徽殿等人，始终不肯容忍桐壶更衣，并说道：“作了阴间的鬼，还令人不得安宁，这般宠爱也真是难解

啊！”皇上虽有大皇子传侧，可是心中仍是惦着小皇子，还时常派遣亲信女官及乳母等到外家探询。

时值深秋。一日黄昏，朔风乍起，使人顿觉寒气透骨。面对这番情景，皇上忽然忆起昔日旧事，倍觉神伤，遂派了韧负^⑤和命妇到外家存问小皇子音信。二人即刻登车前往。此时正逢皓月当空，皇上徘徊宫中，仰头望月，追忆往昔情形：每逢月夕花晨，宫中必有丝竹管弦之声。那时桐壶更衣或则弹琴，清脆的音色、沁人肺腑；或则吟诗，婉转悠扬、不同凡响。她的声音笑貌，时隐时现，仿佛就在眼前。然而幻影虽浓，又哪抵得过一瞬的现实呢？

待那韧负和命妇到达外家，车子进门方定，只见庭院寥落，四周一片凄凉。这深楼老宅原本桐壶太君温居之所，为了调养这如玉的桐壶女儿，也曾经略加装修，维持过一时的体面。可是自更衣死后，这寡妇日夜为亡女悲伤饮泣，已无治理庭院之心，所以杂草丛生、花木凋零。今日寒风萧瑟，这庭院便倍显冷落凄凉。只剩了一轮秋月，如银盘般向繁茂的杂草遍洒清辉。

命妇从正殿南面下得车来，太君一见宫中来人，禁不住又悲从中来，哀哀切切，一时不能言语，好半天才哽咽道：“妾身命苦，如今落得孤身一人枉活人世。今势呈上的眷爱，风霜之中，驾临寒门，教老身感愧有加！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命妇答道：“前几日典诗来此，回宫复奏皇上，说起这里的情状，伤心惨目，真叫人肝肠欲断。我本愚笨无知之人，今日来此，也感到很是悲戚！”她略一踌躇，传旨道：“皇上说：‘更衣之死原只道是做梦，一直神魂颠倒。后来虽稍安定，但仍痛苦不堪。真不知何以解忧啊！因此欲请太君悄悄来宫中一行，不知可否？又每每挂念小皇子，可怜他年幼便丧母别父，在悲泣中度日，清早日携其来此。’万岁爷说这番话时，声气断续，忍泪吞声，只因恐旁人笑其怯弱吧，教人看了，实在令人难当。因此未及他把话说完，我便早早退出了。”说罢，即呈上皇上手书。太君说道：“老身终日以泪洗面，泪流过多，以至两眼昏花，承蒙皇上踢此御函，眼前顿添光明。”便拜读圣旨：

“本来希望时光的流逝能使心中的悲伤逐渐减少，岂料历久弥深，越加无法排遣。此真无可奈何之事！皇儿近来如何？

时时想念。不能与太君共同抚养，实是憾事。今请偕此予入宫，聊为对亡人之遗念。”书中另叙别离之情种种，并附诗一首道：

“夜风进冷露，深宫泪沾襟。遥遥荒话草，顿然倍孤零。”太君未及读完，已是泣不成声。缓缓道：“妾身老朽，苟且人世是因命当受苦。如今面对松树，已羞愧难当；何况九重宫门，岂有颜仰望？屡蒙皇恩，百般抚慰，真不知何以表达老身感激之情。但臣妾自身，不便冒昧入宫。只是暗自感到：小皇子虽然年齿尚幼，但不知缘何天资异常聪慧，近来终日想念父皇，急欲进宫。此实在是人间至情，深可为人嘉悯。这事望代为启奏。妾身命薄，居此荒落之地尚可，可是小皇子，实在委屈他了……”

时值小皇子睡中。命妇说道：“此番本当拜见小皇子，才好将详情奏复皇上。但念皇上尚在宫中专候回音，恕不便在此久留。”便要告辞。太君说道：“痛失爱女，心情郁结，苦不堪言，实欲与知己之人叙谈衷曲，以稍展愁怀。公余有暇，请务必常顾寒舍，妾身不胜感念。忆昔日每次相见，皆为良辰美景欢庆之事。而今传书递柬寄托悲愤，实非所愿。全怨妾身薄命，不幸遭此苦厄。亡女初生之时，愚夫妇即寄与厚望，祈愿此女为门庭增光。亡夫弥留之际反复叮嘱妾身：‘务必实现吾女入宫之愿，切勿因我之亡故而作罢。’妾身也曾忧念，家中无有力后援，愚女入宫后必受种种委屈。只因不忍违反其父遗嘱，其后才遣其人宫。承蒙主上宠幸，愚女入待之后，得到万般怜爱，真是无微不至。亡女周旋于众妃之间因此而不敢忍受种种无理侮辱。怎料得朋辈妒恨，日积月累，痛心之事，难于倾述。终因积忧伤身，以至惨遭大病，命归黄泉。皇上的千般宠爱，如今反成怨恨之根。

唉，不说也罢，这不过是我这伤心寡妇胡言乱语吧了。”太君一阵心酸，话未说完已是泣不成声。

此时已是夜深，命妇说道：“太君所言极是，皇上也是如此想的。他说：‘我虽真心真意爱她，也不该如此过甚，以致惊人耳目，使这番恩爱不能长久。现在想来，我俩的盟誓，却是一段恶缘！我自信一向未曾作过招人怨恨之事。只为了此人，竟把得许多无端怨恨，如今又落得形单影孤，反倒成了个笑柄。这也是前世作孽吧！’他时时申述，眼泪始终未干。”絮絮叨叨，难以尽述。

最后命妇又含泪道：“夜已至深，今夜之内还须回宫复奏。”遂急欲动身。此时，冷月西沉，寒风拂面，夜天如水，使人倍感凄凉；乱草丛中，秋虫鸣声凄婉，催人下泪。此情此景，令命妇不忍离去，遂吟诗一首道：

“秋虫纵然伴人泣，长宵已尽泪仍滴。”吟罢，尚待登车，只听那太君答诗，命侍女传道：

“哭声稠稠似虫鸣，

宫人同悲泣声起。”请将此怨恨之词，代为转奏。”太君想到，此番犒赏命妇，所用礼物不宜过于富有风趣，遂将更衣遗留的一套衣衫、一些梳妆用具，赠与命妇。这些东西也仿佛专为此用而遗留着的。

伴着小皇子来的众位年轻侍女，人人悲伤，自不待言。她们看惯宫中繁华景色，叹息此地衰落凄凉。她们念及皇上悲痛的情形，甚为同情，便劝说太君，将小皇子早日送人宫去。这太君认为自己乃不法之身，此时偕小皇子入宫，定会生出非议；而自己若不见小皇子，即使时间短暂，也觉心头不安。小皇子入宫一事，因此搁置。

命妇回得官来，见皇上尚未安歇，怜措之情顿生。清凉殿前，此时秋花秋草正十分繁茂。皇上带着四五个女官佯装观赏。那四五个女官都性情温雅，和皇上静悄悄地闲聊消遣。近些时日，皇上心绪稍宁，早晚披阅《恨歌》画册。这是从前宇多天皇命画工绘制的，内有著名诗人伊势和贯之的和歌及汉诗。皇上日常谈论，也多是此类话题。此时皇上看见命妇回宫，便急忙询问铜壶娘家的情状。命妇便将此行见闻悄悄奏告。皇上细读太君复书，但见书中写道：“辱承锦注，诚惶诚恐，愧无置身之地。拜读温谕，悲感并聚，以至心迷目眩。

“嘉荫凋残秋风猛，弱草芳尽不胜悲。”诗中失言之处，料是悲伤过度，方寸已乱所致，皇上也并不以此见怪。皇上不想别人窥得自己隐情，但哪里掩饰得住？回想更衣初到时两人千种风流、万般恩爱。如今只落得形影相吊，孤独一人，便觉得自己甚为可怜。他道：“当初太君不想违背大纳言遗嘱，才遣此女入宫。我本来应该对她厚遇善待，以答谢此番美意，竟迟迟未行。只可惜如今人失琴暗，徒作空言而已！”皇上说到此处，觉得甚为含歉。接着又道：“所幸，更衣已生下小皇子，待他长大成人，老太君定得享福之时。唉，但愿他能如太君所愿才好。”

命妇将太君所赠礼物呈皇上御览。皇上看了，心想道：“这如果是临邓道士探得了亡人居处而带回的钢合金锭，那有多好……”但如此空想，也是无用。遂吟诗道：

“君若化作鸿都客，香魂应循住处来。”

皇上看现《长恨歌》画卷，觉得杨贵妃于画中的容貌虽然悦人，即使是名家手笔，但终觉笔力有限，少了生趣。诗中描绘贵妃的面庞和眉毛如“太液芙蓉未央柳”，这比喻固然恰当，唐时的装束也很是艳丽优雅。但一想起铜壶更衣的妩媚温柔，就觉得任何花鸟的颜色与声音都逊色了。以前朝夕厮守，共吟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之诗句，还立下盟誓。如今一切都化作了水月梦花。此时正当风啸虫鸣、万物伤秋，无不使人哀思。而弘徽殿女御久不参谒帝居，却在此深夜时分赏玩月色，奏起丝竹管弦来。皇上听了，甚为不快，只觉得声声刺耳。皇上身边的殿上人和女官们，深察皇上心事，听到这奏乐之

声，也都极为生厌。这弘徽殿女御原本冷酷之至，全然不顾及皇上心事，因此故作此举。此时月已西坠，皇上即景口占道：

“宫墙月暗泪眼昏，造传荒邱有无明？”皇上想起桐壶更衣娘家的情状，挑灯凝思，全无睡意。忽听得巡夜的右近卫官唱名，方知此时已是丑时。是上恐枯坐过久，惹人注意，只得进内就寝，仍是辗转难寐。次日起床，又回想从前“珠帘锦帐不觉晓”的情景，不免又是触景伤情，朝政也懒得理了。早膳勉强举箸，也只是应名罢了；正式御餐，早已废止了。因此侍膳的人，见此情景，个个忧愁叹息。近身侍臣，无论男女，人人着急，均叹道：“这实在是毫无办法的了！是上和这桐壶更衣，定有前世宿缘。更衣在世之时，皇上一味恩宠，也全然不顾众人的讥诮怨恨。及至死后，又日日愁叹，凡与这更衣有关之事，都一味徇情，甚至疏懒朝政。真是不可思议啊！”并引唐玄宗等外国朝廷的例子来低声议论，暗自叹息。

过了些日子，小皇子回宫。这孩子越发长得俊美了，竟不似尘世间人，皇上自然更是怜爱有加。来年春天，册立太子，皇上心中极欲立小皇子为太子，但苦其无显赫的外戚作后援；而废长立幼，又为世人所忌，恐反而对小皇子不利。遂打消了这念头，只好不露声色，仍立了大皇子为太子。于是世人便有评论：“对小皇子钟爱如此，终于不立为太子，看来万事毕竟是有分寸啊！”大皇子母亲弘徽殿女御至此也觉得宽慰了。

这更衣太君自女儿死后，一直悲伤抑郁，无以自慰。她终日祈祷佛主，愿早入天国，与女儿相聚。不久，果蒙佛力引渡去了西天。皇上为此又颇为悲伤。时小皇子年方六岁，已懂得一些人情，哭悼外祖母，真是位借尽哀。祖孙相依多年，亲情难分。弥留之际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反复念及这小外孙，确是悲戚不已。小皇子自此以后也就长留宫中了。

小皇子七岁开始读书时，其聪明颖悟，已是绝世罕见。皇上见他过分机敏，反倒觉得担心。他道：“现在谁还再去怨恨他呢？他没有母亲，就此一点，大家也该好好疼惜他。”皇上驾临弘徽殿，也常带他去，还让他人帘玩耍。这小皇子确实长得可爱，面恶或有仇怨的人，一看见他可爱的情态，也禁不住面带喜色。弘徽殿女御也不忍心恨他了。除了大皇子以外，这弘徽殿女御还生有两位皇女，相貌都比不上小皇子的俊美。女御和更衣们见了小皇子，也都不计前嫌。人们都想：小小年纪竟这般雅致风韵、仪态羞媚，确是十分的可亲可爱；可和他游戏玩耍，还须谨慎对待才是。又兼天资聪慧，规定学习的各种学问，均能触类旁通。就是琴笛之类，也很是精通、拥熟，演奏起来，清纯悦耳的声音响彻云霄，其多才多艺之能，教人难以置信。

却说朝鲜国派使臣来朝见皇上，其中有一个高明的相士。皇上召见这根土，欲令其替小皇子看相。但手多天皇时已有禁令：外国人不得入宫。皇上只好将小皇子扮作朝臣右大井的儿子。这右大井原本是小皇子的保护人，他们一起来到款待外宾的鸿臚馆访问相士。相士看罢小皇子的相貌，吃惊不小，又几度测首细看，不胜诧异。他道：“从这位公子的相貌来看，有君王之相，应该登至尊之位。但果真如此，又恐国家将有变乱，自己也多忧患。如果作为朝中大臣，辅佐治理天下，则又与其相貌不合。”这右大井原本是个富有才艺的博士，当下便和这相士海阔天空地交谈起来，言语也很是投契。两人吟诗作文，互相答谢。相士即日便要告辞返国，他此次得见如此相貌不凡的人物，已深感欣幸；如今离别在即，反生几分悲伤。他作了许多优美诗文抒发此种心情，并赠与小皇子。小皇子也吟颂诗篇，作为答谢。相士读罢小皇子的诗篇，赞不绝口，再次赠送种种珍贵礼品。朝廷也重重赏赐这相士。此事虽然秘而不宣，但世人早已传遍。现太子的外祖父右大臣等得知此事，恐皇上有改立太子之意，于是心中疑忌顿起。

皇上十分贤明，也很能通晓相术，对小皇子的相貌，早就成竹在胸，也就一直不曾封他为亲王。如今听这朝鲜胡士所说和自己见解不谋而合，一方面觉得这相士实甚高明，另一方面又暗下决心：“一定不让他做个没有外戚作后援的无品亲王，以免他一生坎坷。我还能在位几年，也难料定。倒还不如让他做个臣子，将来辅佐朝廷。为他前程着想，也不失为

两全其美之计。”从此就教他研习辅佐朝政的种种学问。小皇子明了此道之后，更显得才华横溢了。视其才能，居臣下之位，确实十分可惜。然而封他为亲王，定然招致世人疑忌，对他反而不利。让精通命理的人为此推算，结果相同。于是皇上从此便决意将这小皇子降为巨籍，赐姓源氏。

岁月流逝，但皇上对桐壶更衣的思念却丝毫未停止。有时为消解愁闷，也召见一些颇有声名的佳人，但哪能和桐壶更衣相比？因此更感到如桐壶更在那样的美人真是世间少有。于是从此毫无美色之思，也日渐疏远了女人。一日，一个侍候皇上的典侍，提起先帝的第四是女，说她容貌姣好，人人夸艳，其母后也宠爱异常。这典侍曾侍候过先帝，与她母后也很是亲近，时常进出宫邪，亲眼见着这四公主长得花月之容；而且现在也时常隐约窥见其姿容。这典侍奏清道：“臣妾已入宫侍奉三代人主，未尝见到与桐壶娘娘相似之人。只有这四公主肖似桐壶娘娘，也实在是倾国倾城之貌呵。”皇上闻言，想道：“莫非世间还有如此巧合之事？”一时心动，便传备厚礼，唤四公主进宫。

得到皇上传唤，母后异常着急，想道：“这可如何是好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弘徽殿女御乃歹毒妇人，桐壶更衣分明便是被她折磨死的。前车可鉴，真教人心寒！”她左右寻思，犹豫不决。终于未将四公主护送入宫。不巧这期间母后突然病亡，落得四公主孤身一人。是上心生怜悯，诚恳地遣人存问，对她家人道：“教四公主入宫吧，我把她当作余女看待。”四公主的众侍女、保护人，还有作兵部卿亲王的兄长都认真思量道：“与其在家孤苦度日，还不如送入宫中，心情也许可以宽慰一些。”便送四公主入宫。四公主住在藤壶院，于是称她为藤壶女御。

待皇上召见藤壶女御，觉得她容貌风采秀丽，确实酷似已故桐壶更衣，而且出身高贵、气质不凡，妃嫔们对她又无可贬斥。藤壶女御入宫后，也确实很是称心。已故桐壶更衣出身低微，受人轻视，偏偏却深得皇上恩宠。皇上虽仍然对桐壶更衣情有独钟，但爱情却不知不觉间移注到藤壶女御身上，心情自然也就变得欢慰了。这实是人间常情，真令人感慨啊！

源氏公子时刻不离是上左右，日常侍奉皇上的妃嫔们对他也从不按规矩回避。妃嫔们个个都自以为美貌不逊于她人，而她们也全都妩媚窈窕。然而她们个个都比公子年长，态度也老成规矩；唯这藤壶女御年龄幼小，相貌又十分出众，见了源氏公子常常含羞躲避。公子朝夕出入于宫闭，自然常常窥见藤壶女御美色。母亲桐壶更衣去世时，公子年方三岁，自然不曾记得她的面容。但听那典侍说起母亲，与这位藤壶女御相貌酷似，年幼的公子便心生恋慕，也时时亲近这位继母。两人同是皇上宠爱亲近的人儿，是上便常常对藤壶女御说：“不要疏远这孩子。你和他母亲相貌异常肖似，他亲近你，不要认为是无礼，要对他多怜爱才好呢。他母亲音容笑貌和你相象，自然他的音容笑貌也和你相象。你们两人作为母子，也是相称的。”源氏公子听到此话，童心暗自高兴。每当春花秋月、良辰美景之时，他便常去亲近藤壶女御，表现出他对藤壶女御的恋慕之情。弘徽殿女御与藤壶女御也不能相容，受此连累，也勾起她对源氏公子的旧恨，对源氏公子也很是不能容纳了。

皇上常常称赞藤壶女御名重天下，把她视作举世罕有的美人。但源氏公子的容貌比她更为光彩动人，因此也就有人称他为“光华公子”。藤壶女御和源氏公子都很受皇上宠爱，因此人们又称她为“昭阳妃子”。

源氏公子着童子装，十分娇艳可爱，改装真是有些可惜。但宫中惯例，男童十二岁[※]，都应举行冠礼，改作成人装束。为了办好这仪式，皇^二亲自安排指挥，日夜操持。除规定的制度之外，又增加了种种排场，使规模更为盛大。昔日皇太子在紫表殿举行冠礼，场面非常隆重；而源氏公子的冠礼，皇上欲使其比那次更为隆盛。仪式的飧宴，历来由内藏素及谷仓院当公务办理^X但^学上深恐他们不能办得周到，因此特别颁旨，务必操办得尽善周全。仪式设在皇上最喜爱的清凉殿东厢，东面是皇上宝座，在宝座前设置受冠者源氏和加冠大臣的座位。

申时源氏公子上殿。他梳成“总角”的重发，左右分开，在耳旁挽成两个可爱的双髻，甚是娇艳可爱。马上就要改作成人装束，实在可惜啊！执行剪发仪式的大藏卿，面对源氏公子一头青丝美发，也实在不忍下手。此记此景，使皇上又怀念起他母亲桐壶更衣来。心想：要是更衣还在，见此情景不知该作何感想。想到此处，竟一阵心酸，又只得隐忍下去。

加冠之后，源氏公子到休息之处换成人装束，走上殿来拜见父是。众人一见，无不赞叹激动。皇上更是百感交集，昔日已近淡忘的悲哀，而今重又涌上心头。先前担心源氏公子天真烂漫的可爱风姿因改装而减色，岂知改装之后，越发显得俊美可爱了。

行加冠之礼的左大臣，夫人是位是女，足下一女，名为葵姬。皇太子倾慕这葵姬，想聘娶她，无奈左大臣迁延未许，只因为有心将此女嫁与源氏公子。他曾将此意奏表皇上。皇上心想：“这孩子加冠后本来缺少高贵的外戚作后援。左大臣既有此心，我也就成其美事，教葵姬传寝吧。”冠礼之前，皇上曾催促左大臣早作准备。正好左大臣意欲早成此事，也就欣然应允了。

仪式完毕，众人退殿到待所。此时待所之内，大张筵席。源氏公子在诸亲王末席落坐。左大臣在席上隐约提起葵姬。公子年事尚幼，腼腆低头，羞而不语。不久内侍传旨，皇上召见左大臣。待左大臣入内见驾，御前众命妇便将冠犒赏品赐与他：照例是白色大褂一件、衣衫一套，并赐酒一杯。其时皇上吟诗道：

“童发已承亲手束，合欢双带结成无？”诗中暗含结亲之意，一听之下左大臣心中很是喜悦，立即和道：

“合欢朱丝绍民心，只愿深红永不消。”随即走下长阶，来到庭中，拜舞叩谢皇上。皇上则命赏赐左大臣在御马一匹、藏人所鹰一头。各公卿王侯也都依次排列阶前，分别拜领赏赐。由源氏公子呈献众人的肴撰点心，或装匣，或装筐，均由右大臣受命调制。另外赏赐下僚的屯食，犒赏其他官员的礼品，都装在古式柜里，满放陈列，所有的桌儿也已塞满，礼品的丰富和盛大胜过皇太子加冠之时。

当晚源氏公子即赴左大臣邸宅招亲，盛大的结婚仪式，其场面又为世间少见。左大臣着自己女婿，确实娇小玲珑，俊秀美丽。只是葵姬比新郎年纪稍大，觉得有些不相称，心中也很是尴尬。

左大臣原本受皇上信赖，夫人又是皇上的同胞妹妹，因此在任何方面都已是高贵无比。现在又招得源氏公子为婿，声名也就更加显赫了。皇太子的外祖父在大臣，虽与其同属朝中重臣，将来还可能独揽朝中大权，但如今与左大臣相比，也自愧弗如。左大臣姬妾成群，子女众多。正夫人所生的一位公子，现任藏人少将之职，也和源氏公子一样，秀美异常，是个英俊少年。右大臣虽与左大臣不睦，却十分看重这位藏人少将，竟将自己疼爱的第四位女公子嫁给了他。右大臣对这位女婿的钟爱，也并不亚于左大臣对源氏公子的重视。这真也是世间少有的两对翁婿！

源氏公子常被皇上宣召，形影不离，便很少去妻子家里。他心中一直仰慕藤壶女御盖世无双的美貌。心想：“我能和这样一个世间少有的美人结婚，该有多好！这葵姬也是府门千金、左大臣的掌上明珠，娇艳可爱，只可惜与源氏公子性情总是木合。少年人总是很专一，源氏公子对藤壶女御秘密的爱恋，真是无以复加。已加冠成人，便再也不能像孩提时代那般随心所欲地穿帘入幕了。惟有借作乐之时，隔帘吹笛，与帝内琴声相和，借以传达爱慕之情。有时仅只听到藤壶妃子隐约的娇声，也能使自己的恋慕之情得到须许安慰。源氏公子因此一直乐于住在宫中。每每在宫中住了五六日之后，才到左大臣邸宅住两三日，如此与葵姬若即若离。左大臣则念及他年纪尚幼，难免任性，也并不加以留意，仍旧一心地怜爱他。源氏公子身边和葵姬身边的侍女，都是世间少有的绝色美人，又常举行公子心爱的游艺，千方百计讨其欢心。

桐壶更衣以前所住的桐壶院，如今成为了源氏公子在宫中的居所。昔日侍候桐壶更衣的侍女，也未加遣散，转于侍候源氏公子了。桐壶更衣娘家的邸宅，也由修理职、内匠素奉旨大加改造。这里原本有林木假山，风景十分优雅；现在更将池塘扩充，大兴土木，装点得愈加美观了。这便是源氏公子在二条院的私邸。源氏公子常想道：“这个居所，如能让我与心爱的人儿居住才好啊！”每每想到这些，心中难免有些郁倡。

世人皆言：“光华公子”，是那个朝鲜相上意欲夸赞源氏公子的美貌而取的名字。

第二章 帚木

“光华公子源氏”，即光源氏，也惟有这个名称是堂皇的；其实他一生屡遭世间讥讽评论，尤其是那些好色行径。虽然他自己深恐流传后世，落个轻浮之名而竭力加以掩饰，却偏偏众口流传。人言也实在可畏啊！

其实源氏公子处世甚为谨慎，也并无值得特别传闻的香艳选事。与传说中好色的交野少将相比，源氏公子也许尚不及皮毛。

源氏公子宫后近卫中将的时候，常在宫中侍候是上，难得回左大臣邪宅居住。以致左大臣家的人怀疑渐生：莫非派氏另有新欢？其实源氏公子本性并非那种见色起意之人。他虽有此种倾好，也只是偶尔发作，才违背本性，而作出不应该有的举动来。

梅雨季节，阴雨连绵不绝。宫中又正值斋戒期间，人们终日躲避室内，以避不祥。源氏公子因此长住宫中。左大臣久盼本归，日久不免有些怨恨。但还是备办种种服饰和珍贵的物品，送入宫中供源氏公子受用。左大臣家诸公子也日日到桐壶院来陪伴玩耍。众公子中，藏人少将乃正夫人所生，现已升任头中将，和源氏公子最为亲近，是源氏公子游戏作乐最亲热的对手。他与派氏公子的情形相似：虽受右大臣重视被招为婿，但十分好色；也很少去这正夫人家，却把自己家里的房间装饰得富丽堂皇，经常在此招待源氏公子。两人同来同去，片刻不离，也常在一起研习学问或游艺。这头中将的能耐竟也不亚于源氏公子。这样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两人都相伴而往，自然格外亲见，相处也不拘礼节。每有心事，也无所不谈。

某一日，下了整整一天的雨，到黄昏仍不停歇。雨夜时，中殿上侍候的人不多；桐壶院的静寂更胜于往日。灯移在案，两人正浏览图书，头中将随手从近旁的书橱中取出彩色纸页誊写的情书一束，正欲打开来看，源氏公子阻止道：“这里面有些是不可看的，让我挑出些无关紧要的给你看吧。”头中将闻言，心中甚为不快，回答道：“我想看的正是那些不愿说与外人听的心里话呢。普通的情书，像我们这般的普通人也能收得许多。那些恨男子薄情的词句，才是我们所要看的呢。”源氏公子只好与他看了。其实，放在这里的，也都是些很是一般的東西。重要而有隐情的情书，哪里会放在这等显眼的书橱呢？头中将看过之后，说道：“各式各样真不少哩！”就凝思猜测起来：这是某某写的，那是某某写的。有的猜得很对，有的猜错了路子，便疑惑不决起来。源氏公子心中觉得很是好笑，也并不多作解释，只是一味加以敷衍，把信收藏起来。然后说道：“像这样的东西，你那里一定也是很多的。我也正想看些，我情愿把整个书橱打开来与你交换。”头中将道：“我那些，你哪里看得上眼呢？”接着，便发起感想来：

“我到现在才知道：世间女人众多，可十全十美、美玉无援的却不可多得。那些表面风雅，信写得美妙，交际亦得体的人也多。可要在各方面都很是优异的女子，却实在难得。自己稍微懂得一点，就一味夸耀而看轻别人，如此令人生厌的女子，却是很多啊。

“常常有这样的女子，父母双全，对她又怜爱有加，娇藏在深闺，将来的期望好像也很大；男子从传闻中听说这女子的某种才艺，便倾心爱慕，也是常有的事。此种女子，大多容貌姣好、性情温淑，青春年华，却闲暇无事，模仿别人，专心学习琴棋书画以自娱，结果学得一艺之长。媒人往往避其短处而夸大她的长处。听的人虽有所疑，又不能推断其为

说谎。但一旦相信了媒妁之言，和这女子相见，以致相处，其结果也是常常令人失望的啊！”

头中将说到这里，故作老成地叹了一口气。源氏公子不能完全赞同他的话，但觉得其中又不乏可取之处，便笑道：“她们中真的全无具有半点才艺的女子，有没有呢？”头中将闻此，当下又发议论道：

“一个女子，真个一无所长，谁也不会受骗去向她求爱。只恐怕世上完全一无是处的与完全无援可指的女子，同样也是少有的吧。出身高贵的女子，众人宠爱，缺点多被隐饰；听到见到的人，自然也都相信是个绝代佳人。而中等人家的女子，她的性情、长处，外人都看得到，优劣是比较容易辨别的。至于下等人家的女子，不会惹人注目，也就不足道了。”

听他说得有条有理，源氏公子也动了兴致，便追问道：“你说的等级是什么意思呢？上中下三等，尺度是什么呢？假如一个女子，本来出身高贵，不料后来家道中落，以致身世飘零、身份也就变得低微了。而另一女子，生于卑贫之家，其后父亲飞黄腾达，便扩充门第，树立声威，这种人家的女子即成了名媛。世事变迁莫测，又如何判定这两种人的等级呢？”正在此提问之间，左马头与藤式部丞两人值宿来了。这左马头也是个好色之人，见闻广博，能言善辩。头中将遂将他拉入座中，和他探讨上中下三等的分别，自然也就有许多不堪入耳之言。

左马头议论道：“无论怎样升官发财，门第本不高贵，世人对他们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。而从前门第高贵，但是现在家道中落，月资也减少了，加上时过境迁，名声也会衰落的。这种人家的女子心性虽仍清高，但因形势所迫，有时也会做出不体面的事来。像这两种人，各有所长，依我看也都还能归入中等。还有一种人，身为诸国长官，掌管地方大权，等级虽已确定，但其中也有上中下的差别，而在她们里面选拔中等的女子，正是目前的时尚。另一种人，地位比不上公卿，也不及与公卿同列的宰相，只是有四位的爵位。然而在世间的声望并不坏，出身也不贱，自得其乐地过着愉快的日子，这倒也变不错的。这种家庭经济富裕，无花费之忧；教养女儿，更是审慎认真，对孩子的关怀也无微不至。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女子，其中必有不少才貌双全的美人呢！这样的女子一旦入宫，有幸获得了恩宠，便有早不尽的荣华，这种情况实在是很多的呢！”

源氏公子笑着插道：“如此道来，上中下等全以贫富来定标准了。”头中将便不满地指责道：“这不像是你之言语！”

左马头不为所扰，自顾说道：“昔日家世高贵，现在声望显赫、条件优越，然而在这样的人家成长起来的女子，大都教养不良，相貌可惜，毫无可取之处。人们定会认为：如此富贵之家的女子，怎会养成此等模样呢？这是不足道的。相反，若家世高贵、声望隆盛，则教养出来的女儿才貌相全，众人才认为是当然的事。只可惜，最上等的人物，像我这样的人难以接触，现在暂且不去谈论。可世间还有此类事情：荒郊村野之外的蓬门茅舍之中，有时竟埋藏着聪慧、秀丽的美人，尽管她们默默无闻、身世可怜，却总能使人倍觉珍奇。这样的美人生长于如此僻境，真个使人料所不及、永生难忘。

“也有这样的人家，父亲衰老而肥蠢，兄长的相貌也令人生厌。叹以料想，这人家的女儿必不足道；可哪里知道闺中之女竟也绰约风姿，言行举止亦颇有风韵？虽然只是稍有才艺，也实在出人意外，此番兴味尤其使人感动。这种人与绝色无假的佳人相比，自然远不能及。然而出生于这样的环境，真教人心生留恋啊！”

说到此处，他望望藤式部丞。藤式部丞有几个妹妹，传闻容貌声望甚佳。藤式部丞心想：左马头这番话莫非因我妹妹而发？因有所虑，便默而不语。

此时源氏公子心中大约在想：即使在上品女子中，要觅得一位称心美人，也非易事，世事真是玄妙难解啊！此刻，他身着一件轻柔的白衬衫，外罩一件常礼服，飘带松散，甚是随

意。灯影中，姿态跌丽，竟是一位非凡的美人。要配上眼前这个美貌郎君，就是选个上品之中的上品女子，也是不够的。

四人继续谈论世间各色女子的话题。左马头继续道：“作为世间一般女子看待，固然无甚欠缺；倘若要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，世间女子虽多，也难得称心之人。正如同男子辅佐朝廷，具经无纬地之才的人虽多，但要真正称职的人怕也就少见了。贤明的人，仅凭一、二人之力治理天下，也是很难执行的；必须另有僚属，在上位的由居下位的协助，在下位的受居上位的节制，这样才可使得教化户施、政通人和。一家之小，主妇也只得一人。然而严格论来，作主妇必须具备的条件也甚多。一般主妇，往往长于此，则短于彼；优于此，则劣于彼。若明知其有缺陷而勉强迁就选择，这样的事世间也是不会太多的。这不同于那些好色之徒玩弄女性，骗得众多女子来只为选择比较；只因此乃人生大事，要相伴到老，实在该慎重选定，务求其完全如意称心，毋须由丈夫费力帮助矫正欠缺。因此选择伴侣，往往很难决定。

“另有一类人，所选定的对象，并不合于理想；只因当初一见倾心，而恋情又实难舍弃，故尔决意成全。此种男子几乎全是心慈忠厚之人；而他所爱的女子，也定然有可取之处。然而纵观世间种种姻缘，多显庸俗平淡，很难见到绝妙美满的。我等低微，并无奢望，尚且难得称心之人；更何况你们心性极高，何种女子才能与你们相配呢？

“有些女子，虽相貌平淡，却正当青春年少，人也清纯可爱；若情信言辞温雅、字迹娟秀，收信的男子则为之倾倒，急忙致信，渴望一睹芳容。及至见面了，却隔了帷帘，推闻几声娇音传情。此类女子，精于掩饰自己的缺陷。然而在男子看来，便真是个窈窕淑女，遂一意钟情，热诚求爱，却不知这是个轻薄女子呢！此乃择配的第一难关。

“对于主妇，忠实勤快，作个贤内助乃首要之务。如此看来，其人无须过分风雅；闲情逸趣等事，不解亦无大碍，且无伤大体。但若是一味蓬头垢面，过于看重实利，只知家常杂务，又如何呢？男子终日奔波劳累，田间有所见闻，无论国家大事、私人细节，或善事、恶事，总免不了想向人倾述，这些又怎可与外人随便谈及？便希望有一个情投意合的妻子，心灵相应，无话不谈。有时或有满腹可笑可泣之事，或者他人关注的话题，颇想对妻子谈论。然而妻子却呆头木脑，只能对牛弹琴。终究只得心中回味，或自言自语，或独笑独叹。对此，妻子却又瞠目而视，甚至骇然问道：‘你这又是如何了？’。这样的夫妇真是可怜啊！

“倘若这样，倒不如有个驯良如童稚的女子，经过丈夫竭力调教，或可养成美好的品性。这样的女子虽然不一定深可信赖，但教养总会有收效。与她相处，一看其可爱乖巧之相，便会感到她所有的欠缺，皆可容忍；可一旦丈夫远离，吩咐其应做之事，以及离别间突然发生之事，不论玩乐还是正事，这女子处理应对总不能自作主张，难以周到妥贴，实为憾事。这种不能令人放心的缺陷，也教人甚为为难。但有一种女子，平时冥顽无知，相貌也无可爱之处，却会显出高明的手段，真让人意料不到。”

左马头详论纵谈，却终无定见，不禁慨然叹息。过后又道：“如此看来，何必论门第高下，更不必言相貌美丑，只求其性情不要过于乖僻，为人贤淑诚厚、平和温柔，便可作为终身伴侣。此外若具些精彩的才艺和高雅的情趣，这也不失为可喜的意外收获。虽稍有不尽人意之处，也无需强其补充了。只要忠诚可靠，外表的风情趣致后来自会日渐具备的。“世间更有一类女子：平时娇媚羞涩，每遇到恨怨之事，也强忍于心，如若不见，外表装出一脸冷态。到了悲愤填胸而又无法遣去时，便留下相思遗物、不尽凄凉的遗言、哀伤断肠的诗歌，独自逃往荒山僻处或隐身天涯海角。我幼年时听侍女们诵读小说，每每听到此类故事，总是格外悲伤，不禁泪下。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却觉得这种人未免太过轻率，也显得矫揉造作了。虽然心中痛苦，但抛开恩爱深重的丈夫，不体谅他的一片真心而逃隐远方，也真叫人迷们难解。以此窥测人心，这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行径，且是无聊之极的举动啊！或听见旁人盲目赞扬；‘志气真高呢！’感伤之余，便决意削发为尼。出家之初，

尚心若静水，远离红尘，对世间俗事无一丝留恋之心。后来相知者来访，见面皆言：“唉，可怜啊！没想到你竟有这般决心，丈夫情缘未绝，日日思念，不免流泪。待老妈妈们见此情状，频频对她说道：“老爷真心怜爱着您呢，出家为尼，真是可惜呀。”此刻她渐生悔意，伸手摸摸削短的额发，自觉意气沮丧，无限怅惘，心中也懊悔不及。虽然万般隐忍，但一旦落泪，往往触景情生，不能自己。结果是凡心大炽，后悔之心日增。这定被佛主斥为秽浊凡胎。出家不彻底，反而误入歧途，还不如从前苟且浊世好呢。有前世因缘较深的，未及削发为尼，即被丈夫找到，相偕同归；然而事后每每回想，均感不快，这竟成了怨恨之由！既已成为夫妻，无论好坏，总须互容互谅，这才不失这前世姻缘。总之此类事情一旦发生，今后夫妇双方，皆难免互相顾忌，心中定然产生隔阂。

“还有一类女子，一见丈夫另有所爱，便心存忌恨，公然与丈夫离居，这也是愚蠢之举吧？男子纵使稍稍移爱他人，但回想当初刚相知相识时的热恋，心中难免仍然眷恋旧情。这样的心情，也许会使夫妇重新言归于好；如今愤然离居，此心则会动摇，以致淡漠，从此便情断难续了。如此看来，无论何事，总应沉稳应对：丈夫做出令人怨尤的事，直向他暗示自己已经知道；即使有可恨之处，亦应在言语中委婉表示而勿伤感情。这样，丈夫对自己的爱情尚可能挽回。男子的负心往往全靠女子的态度来救治。但女子倘若全不在意，任其放纵，即使丈夫因为暂时的自由而感谢妻子的大度，但采取这种态度的女子，亦不免太过于轻率了吧？那时男子会如同未系之舟随波逐流，不思归宿，这才是格外危险的。你说是不是如此？”

头中将听得此言，连连点头，紧接着他的话说：“如今有此等事情，男子的俊秀和温柔为女子真心所爱，而男子有不可信赖的隐情，这就为难了。这时候女子自认问心无愧，宽容丈夫的轻薄之举，以为丈夫必然回心转意。可结果未必真是如此。那么也就只能如此：即使丈夫有违背自己的行为，女子除忍气吞声外也别无他法了。”话说到此，他联想起自己的妹妹葵姬，便探视源氏公子；但见源氏公子闭目假寐，似不曾听见，心中顿觉扫兴，容颜也显得快快不悦。

这左马头于是作了裁判博士，大发议论。头中将想听到他优劣评判的结果，便热心地怂恿。左马头便又接着说道：

“请听我用别的事情作比吧：比如细木工人，靠自己的手艺造出各种器物。若是造来用作临时玩赏的物品，其样式的选择就随心所欲，也没有什么定现。观赏玩耍的人，都牵强附会，认为这是最时尚的匠心独运，便纷纷效仿，感到是富有趣味的。但倘若是重要华贵的精细器物，且用来装饰庄严堂皇之处的，就必然有一定的格式，也就应当造得尽善尽美，物尽其用，这样便非请教高明的巨匠不可了。他们的式样，普通工人毕竟难以达到。

“又如宫廷画院里的许多名画家，如要选出他们的水墨画稿来，一一比较鉴别，虽一时难以比较优劣，但终于还是可以判断的。可是画的如果是大家所不曾见过的神仙之境，或大海惊涛骇浪中的怪物，或中国深野荒山中的奇特猛兽，又或是都没见过的凶神鬼怪等，那么这些凭空想像之物，作者尽可全凭想像捏造，只求别出心裁，达到惊心动魄的效果即可，无须酷似实物，而观者也无从加以评说。但如果画的是世间常见的高山流水，眼前的寻常巷陌，或熟悉可亲、活灵活现的景点，或者画的是平淡的远山远景，林木葱茏、峰峦叠椅，近景中还搭配篱落花卉，异常巧妙。这时，名师的笔法显然技高一筹，这也是普通画师所不可及的。

“再如写字，并无精深修养，只是挥毫泼墨，大肆渲染，装点得锋芒毕露，神气活现；粗略看来，实在是才气横溢、风韵流洒的宝墨。相反，具有真才实学的书法家，着墨不多，锋芒也并不显露；但若将两者并列于一道，让人反复比较揣摩，则孰优孰劣也是可以洞若观火的。

“雕虫小技，尚且如此，更何況鉴定人心。依愚所见，凡逢场作戏的卖弄风情，故作温柔施施，都不足信赖。此刻我想讲讲自己的往事，虽是情爱之谈，也请各位奉屈一听。”

他说着此话，移坐向前，挨得近些。此时源氏公子也睁开眼睛，不再假寐了。头中将两手撑住面颊，正对着左马头，神情专注，甚感兴趣。这情景颇似法师登坛宣讲教义，教人看了觉得滑稽。但在此时，谈的人尽吐肺腑之情，已无隐讳之意。左马头于是讲道：

“早些时，我的职位很是低微，遇着一个我所钟情的女子。此女相貌并不特别美丽。年少重色，当时我并无娶此人为终身伴侣之意。我一面与她交往，一面又颇觉不能如意，于是移情别处，问柳寻花，这女子便生出了嫉恨。我心中不悦，想：‘你气量宽大些才好呢，如此小鸡肚肠，实在令人讨厌！’但有时又想：‘俄身份这般低微，渺乎小哉，这女子并不因此看轻我，也真是难为了她！’所以我的行为检点起来，不再放浪形骸。”

“她的能耐也真是不错：哪怕是不擅长之事，只要为了我，她都会颇为劳苦地去学，去做。某些技能，尽管本是她的拿手好戏，仍很下功夫，不甘落于人后。凡事都尽心竭力地照料我，也毫不违背我的心愿。她人虽好胜，但时时顺从我，态度也就日渐温柔了。她惟恐自己貌不出众，而失去我的欢心，便勉力修饰；却又恐旁人看见，伤了郎君体面，便处心积虑、时时退避。总之，无不刻意修饰自己。慢慢看惯了，觉得她的心地也真不坏啊！惟有嫉妒一事，叫人不堪忍耐。”

“我当时想：‘这个人如此柔顺，总是小心翼翼，害怕失去我的欢心。我如果对她惩戒一番，威吓一番，她的嫉妒之腐也许会改掉吧。’实际上找的确已是忍无可忍。于是又想：‘我若向她提出断绝交往，如果她真心钟情于我，则一定会幡然悔改，戒掉她的恶癖吧。’我于是装得冷酷无情，不再理会她。她照例很生气，也十分怨恨。我对她道：‘你如此固执，就算前世有缘，也只得恩断情绝，永不再见了。今朝与我诀别之后，尽请吃你的无名之醋去吧。但我俩若想长久相守，那么我便是有些不是之处，你也该忍耐宽容，不要加以计较。只要你改去你的嫉妒之心，我便真心爱你。日后我若高升、晋爵，你便是第一夫人，异于凡俗之人了。’我如此这般自以为高明，因而得意忘形。岂知这女子微微一笑，对我说道：‘你现在身微名贱，一事无成，要耐心等待你的发迹，我一点也不觉得痛苦；但若要我忍受你的薄幸轻慢，等待你改悔，则日月悠长，渺茫无期，而这正是我所最感痛苦的！与其如此，不如现在我们就诀别吧！’她的语气毫不让步。我也愤怒起来，厉声说了许多愤激之言。这女子并不屈服，猛地拉过我的手，用力一咬，竟咬伤一指。我大声叫痛，威吓她道：‘我的身体受此残害，从此不能参与交际，前程被你白白断送了，面对世人我还有何脸面，只有入寺为僧了！今天就和你永别吧。’我屈着受伤的手指走出门去，临行吟道：

“屈指一年合欢日，

难耐只因妒心深？今后你也毋须怨恨我了。’那女子听了，悲泣吟道：

“数尽胸间无情恨，

应是与君分手时。’虽然如此赠答，其实大家并不愿就此诀别，只是此后一段时间，我不再与她通信，暂且四处游荡。”

“此后，时值临时祭预演音乐那日深夜，忽然雨雪纷飞，花径风寒。众人从宫中退出，各自回家。我左思右想，除了那女子的住处，已无家可归。借宿宫中，又太嫌乏味；到另外一个装腔作势的女子那里去台夜，又难以得到温暖。于是忆起这个女子，不知道她那事后有何感想，便决意前去一探。于是，我弹弹衣袖上的雪珠，信步前往。行至门口，又犹豫起来，不好意思迈进门去。后来一想，雪夜造访，千般愁怨皆可解除了吧？便毅然直入。里间灯火微明，一些软厚的日常衣服，烘在大熏笼上；帷屏撩起，似乎今宵正在专候我的到来。我心中渐宽，自鸣得意起来。可她本人并不在，家中谁有几个侍女。她们告诉我：叫小姐今晚在她父亲的住所宿夜。’原来自那以后，她并不曾吟过香艳诗歌，也未写过言情书信，只是终回笼闭一室，默默无语。我觉得沮丧，心中想道：难道她是有意叫我疏远她，才那样心生嫉妒的吗？然而又无确凿证据，自己也许是心情不快而产生的猜疑之举吧？环视四周，替我精心预备的衣物，染色和缝纫都较以前更加讲究，式样也较以前更为

称心。可见诀别之后，她依旧钟情于我。现在虽不在家，却并非定然已与我绝交。此日晚我始终没能见到她。事后我多次向她表明心迹，她也并不对我疏远，有时即使躲避，却并非让我难以找到。她温和地对待我，从不使我难堪。有一次，她对我道：‘你如果还像从前一样浮薄，确实使我无法忍受。但如果你已彻底改过，安份守己，我便和你相处。’我想：话虽如此，她定然不肯与我断绝交往，我何不再惩治一下。我对改过的事避而不答，且用盛气凌人之态予以回报。不料这女子伤心绝望，终于郁郁地死去了。我深感这种恶毒的游戏，是千万不可作的！”

“现在想来，她真是一个可以依赖的贤妻。无论是琐碎的事或重大的事，同她商量，她总有高明见解。讲到洗染，她的精细并不逊于装点秋林的女神立田姬；对于缝纫，她的巧手也不低于银河岸边的织女姬。在这些方面她也真可谓全才啊！”

说到此处，他哽咽难言，陷入对往事深深的追忆之中，心中也甚为伤感。头中将附和道：“她的缝纫技术，姑且不论，你和她最好能像牛郎织女那样永结良缘。你那个本领不亚于立田姬的人，实在不可多得啊！如同变幻无常的春花秋叶，倘若色彩与季节不合，调和渲染又不得法，便无法让人欣赏，只会白白地枯死。更何况才艺兼具的女子，在这世间实在很难求得啊！”他以此话来怂恿，使得左马头接着往下讲：

“且说我还有一个相好的女子。这女子人品甚佳，心地也极为诚实，相貌也极富情趣。作诗、写字、弹琴，样样俱会，手很巧，口齿也伶俐，这一切很容易看出来。我虽经常宿在那嫉妒女子家里，有时偶尔也偷偷到这女子家过夜，觉得很留恋。那嫉妒女子死后，我一时竟不知所措。连悲哀痛惜，也觉枉然，便时常与这女子亲近。时日一久，此人浮华轻薄处便显露无遗，教人看不惯，我觉得她难以使人信赖，遂逐渐疏远她。这期间她也似乎另有所爱。”

“十月的一个夜晚，月明风清，我从宫中退出来时，有一个殿上的人招呼我，要搭我的车子同行。此时我正想到大纳言家去宿夜，这贵族说：‘今晚有一个女子在等候我，倘是不去，心里又觉得很受难受。’我便和他同车出发。正好我那个女子的家在我们所要经过的路上。车子到了她家门口，我从土墙缺口处往庭中一望，一池碧水，映着月影，波光翻湘，清幽可爱。过门不久，岂不辜负这大好月色？谁知这贵族也正好在这儿下车，我只好不露声色，偷偷跟着下车。他大约正是与这女子有约，得意扬扬地走进去，在门旁廊沿上坐下来。暂时赏玩月色。庭中残菊经霜，颜色斑剥，夜风习习，红叶散乱，颇有诗情画意。这贵族从怀中取出一支短笛，放在唇边吹奏起来，笛声在夜空宛转回荡，格外凄清。接着又随口唱起催马乐来：‘树影尽垂爱，池水亦清澄……’与此回应，室内竟发出美妙的和琴声，也许是先就把弦音调好了吧？和着歌声，珠落玉盘般弹出，演艺确实不凡！这曲调在女子手上流淌而出，隔帘听来，如闻仙乐，与笼罩在月光下委婉的景色十分相应。这贵族大为感动，走到帘前，说了些令人不悦的话：‘庭中满地皆是红叶，全无来人足迹啊！’遂折了一枝菊花，吟颂道：

“菊艳香困琴声起，

郎君情深方肯留。多有打扰。’接着又道：‘百听不厌之人来了，请你尽情地献技吧。’女的被他如此调清，便拿腔唱道：‘笛声吹得西风吼，此般狂夫不要留！’两人就这么传着情话。那女子哪里知道我正听得气愤呢，接着又弹起箏来。她用南目调奏出流行乐曲，尽管指法灵巧，我听着却实在刺耳。

“我有时遇见一些宫女，十分俏皮、轻狂，也并不管她们如此而和她们谈笑取乐。偶尔交往，亦自有其趣味。但我与这个女子，虽然只是偶尔见过一次面，要把她作为意中恋人，到底很不可靠。因为这女子过分风流轻浮，令人不能安心。我便以这日晚上的事件为理由，和她断绝了来往。”

“我那时虽少不省事，经历这两件事情之后，也能明白过于轻狂的女子，不可信赖。何况岁月推移，年事日增，当然更加明白此中道理了。诸位正值青春年少，一定恣情放纵，贪

恋香艳梅施之情，喜欢风流雅韵之事，洒脱不拘。然而诸位可知，草上露一碰即落，竹上霜一触即消，此种风情难于长久。或许再过七年，诸君定能领会这番道理。鄙人如此功谏，也许愚昧，却全出自真心。小心谨防那种轻狂浮薄的女子，可能做出丑事，法污你高贵的声誉！”他这样告诫众人。

头中将照例附和称是。源氏公子笑而不语，大概觉得：此话也说得不错。后来他说道：“这些报琐之谈，不足为外人道哉！”随即笑了起来。头中将说道：“现在让我来道点痴人言语吧。”于是说开了去：

我曾经和一女子有秘密来往。当初未有任何长远之计，但是和她混得极熟之后，竟觉此人婀娜俊美，分外可爱。虽然在一起相聚不多，心中已当她是值得珍爱的意中人。日子久了，那女子也表示出想与我相依为伴的意思来。我心中当下寻思：她想依靠我，一定会埋怨我冷落了她吧？便心生愧疚。却不料这女子毫无怨尤，即使我疏远于她，久不相访，一去之后她仍把我当作情意中人，十分亲明体贴、殷勤相待。我一时心动，也就对她表示出希望长相厮守的意思。这女子父母双亡，孤苦伶仃，无所依靠，一副小鸟依人的感伤模样，真令人觉得可怜可悯。我见这女子稳重可靠，觉得放心，有段时日，许久没去访晤。不料这期间，我家里正夫人醋意发作，寻了个机会，把些恶言秽语带去羞辱她。我后来才知道发生了这等意外烦恼之事，心中常常记挂，却并没有写信与她，也久不探访。我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她。她意气消沉、神情沮丧，终日形单影子。我和她之间已有一小孩。她苦思却不见我去访晤，遂折了一枝抚子花教人送与我。”头中将说到此处，一时情动，眼角竟流下泪来。

源氏公子忙问道：“信中怎么说呢？”

头中将说：“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只这一首诗：

“荒山孤残壁，年年寂寞春。愿君惜抚子，得沐雨露恩。’我得了信，很是放心不下，当下便去访晤。她面带愁容，却照例殷勤接待了我。多口不见，她已面目憔悴，芳容不整。家中庭院萧条冷落，加上此时正当霜露交加之时，倍觉凄惨不堪。她的话语如同秋虫悲鸣，极易令人想起古昔哀情小说中的情景。我便回诗一首道：

“迷乱群花开，芳姿烂漫来。

最美常夏花，独怜无技争。’且不提比作抚子花的孩子，却想起古歌‘夫妇之床不积尘’之句，便心生感激之情，也只得用常夏花来比拟她，给她安慰。这女子便吟道：

“惟此拂尘袖，人怜泪不干。

秋来西风紧，常夏早凋残。’她浅吟低唱，并无真心痛恨之色。尽管已经泪流满面，却仍旧竭力掩饰，羞于表露其内心的痛苦。我知她恨我薄情，又不愿让人觉出她心中的伤痛。她坚定的样子，又让我愧意稍宁了。后来又一段时期未曾去见她，哪知这期间她已经隐踪匿迹，不知去向了！”

“现在我想，如果这女子还在世间，一定穷愁潦倒了吧！倘若她以前知道我是爱她的，向我倾诉心中怨恨，表示些许缠绵悱恻，也不会落到如此离家飘泊的地步啊！我也不会对她长久不理，我会把她视为妻子，倍加爱怜。那孩子很可爱，我也设法四处寻找，但至今杳无音信。其实，这和刚才左马头所说的不可信赖的女子，同出一辙。这女子表面不露声色，暗地里却恨我薄情，我还蒙在鼓里，只觉此人可怜，稳重可靠，并一味徒劳的思念。此种险恶女子，现在我已将她渐渐忘怀，而她恐怕还惦记我，于夜深人静之时，常抚胸悲叹吧？这又是一个不能白头到老、相互信赖的女子。如此看来，前面说的那个爱嫉妒的女子，想想她尽心尽力服侍我，也觉难于忘怀，但倘和她朝夕相处，则又觉得嗜苏可厌，不值得相守。而那个善于弹琴、聪明伶俐的才女，其轻狂浮薄也是不容饶恕的。刚才我说的那个女子，虽然稳重可靠、小鸟依人，她的不露声色，也很令人怀疑。究竟如何是好，终是不能决断的。人世之事，难道都是这样难尽人意？像我们如此这般一个个列出来，互相

比较，也难确定孰优孰劣。美玉无暇的佳丽，哪里找得到呢？那么只有向吉祥天女求爱，可惜佛法气味又太浓，叫人胆颤心凉，毕竟是亲近不得的啊！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。

头中将扭头看看藤式部丞，见他未曾开口，说道：“你一定暗藏了好听的话儿，讲点给大家听听吧。”式部丞答道：“哦地位低微，不足为道，有什么话儿可讲给你们听呢？”头中将不依此话，连声催促：“快讲，快讲！”式部丞说：“那么教我讲些什么呢？”他想了一想，缓缓说道：

“我还是个书生的时候，遇着了那种有贤才的女子。正如刚才左马头讲的那人一样，国家大事、个人生活，样样通晓，为人处世也甚为高明。谈论才学，实可叫那些装腔作势、半瓶醋的博士也无地自容。谈起话来，总使得对方不得开口。我怎么认识她的呢？那时我到一位文章博产家里去，向他请教汉诗汉文。这位博士有好几个女儿，我瞅得个机会，向其中一个女儿求爱。她父母知道了，当下乐意置办酒席，作为庆贺。那位文章博士兴致勃勃，在席间高吟‘听我歌两途’。我同这个女子其实感情并不十分相投，但碍其父母情面，也就和她相处了。这女子对我照料得非常周到，枕上私语，也都是些眼前求学上进、将来为官作宰之事。有关人生大事的知识，她都教我。所写书文，一手汉字，一个假名都不用，行文洋洋洒洒，措辞堂堂皇皇。我和她亲近，就成了自然的事了，把她当作不可多得的老师，学得了一些知识，也会写一些歪诗拙文。她是一个称职的老师，令人难以忘记，却不能让人将她视为一个情爱十足而又极可依靠的妻子。像我这样不学无术又极度虚荣的人，一旦举止不端，在她面前现出丑来，是很可耻的。当然，你等资公子，是用不着这等泼辣机巧之女子的。此人不宜为妻，我自然明白，但姻缘既已修成，也只好迁就。总而言之，男子是多么的无聊啊！”说到这里，式部丞打住话头，头中将催他快讲下去，

说：“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子哩！”式部丞明知这是捧场之言，心中却甚是高兴，仍然得意扬扬地往下讲去：

“此后一段时间，我久未到她家去。适逢一天我顺便又去访问，到她家一看，觉得有了变化：从前我是在内室与她畅谈，而今设了帷屏，教我在外面对晤。我心中不悦，估计她是恼我久不相访，便顿觉可恶起来。于是想：既然如此，何不乘此机会一刀两断呢？’可是差矣，这个贤女不仅毫无醋意，反而极通情达理，不恨不恼。闻她屏内高声说道：‘妾身近染风寒，已服用极热的草药③身有难闻恶臭，不便与君接近。虽然帷屏相隔，但若有我能做的杂事，尽请君吩咐。’口气温和至诚。我颇为沮丧，无话可答，只说了一声‘知道了’，便欲急急退出。这女子大概觉得此次相会过于简短了吧，又高声道：‘改天妾身的恶臭消尽之后，请君务必再来。’一听之下，我心中当即十分为难：不回答呢，对她不起；暂时逗留一会呢，那恶臭飘过来，浓浓的味儿，实在难当。我匆匆地念了两句诗：

“塘子朝飞良夜永，何必约我改天来？你这借口有些出我意外。’一语未了，随即奔逃。这女子派人追上来，答我两句诗道：‘君若本是常来客，此夕承恩未必羞。’不愧是个才女，答诗这么快。”式部丞的这番高谈阔论，引得众人都甚感稀奇。源氏公子对他说道：“你是撒谎吧！”大家便笑起来，嫌他杜撰。有的质问：“哪有这等女子跟了你？还不如乖乖地和鬼作伴呢。真有些作呕！”有的怪他：“太不像话！”有的责备他：“还是讲些动听的事儿吧！”式部丞说：“再动听的就没有了。”说着便往外溜。

左马头便接着道：“大凡下品的人，抓住一点皮毛，便在人前处处夸耀，时时展示，真是无聊。一个女子潜心钻研三史五经，所钻学问越深，情趣反而越少。我并非说女人不应该有全面的知识。我姑且认为：不用特地钻研学问，只要是略有才学的人，耳闻目睹，也自然会学得许多知识。譬如有的女子，汉字写得十分流利娟秀。于是乎，给朋友写信便竭力表现此种才能，一定要写上一半以上的汉字。其实何须如此？这叫人家看了会想：‘讨厌啊！倘若没有这个毛病才好呢！’写的人自己也许不觉得，但在别人读来信屈煞牙，颇感矫揉造作。这在上流社会中也不乏其人哩！”

“再说，有的人写了两句歪诗，便自称诗人而言必称诗。所作的诗一开头就源引有趣的典故。不论对方有无兴趣，都装模作样地念与人听。这纯粹是无聊之举。况且受了赠诗而不唱和，便显得没有礼貌。于是不会写诗的人便感为难了。尤其是在节日盛会，例如五月端午节，人人急于入朝参贺，懒得思索便一味地拉了更蒲的根为题，尽作些无聊的诗歌；而在九月重阳节的宴席上，人人凝神构思，反复推敲，想方设法要使自己的汉诗艰深。匆忙轻率地取菊花的露珠来做眼泪，作诗赠人，再要人唱和，这实在也是不足取的。这些诗如果不急于在那日发表，留待过后慢慢来看，倒是不无情趣的。只因不合时宜，不顾读者的反应，便贸然向人发表，反而被人看轻了。人世间事，若不审时度势，一味去装模作样，卖弄才学，也免不了会自找诸多烦恼。烦恼皆因强出头啊！无论何事，即使心中明白，还是装作不知的好；即便想讲话，还是话到嘴边留三分的好。”

这时的源氏公子，心中已无闲聊的雅兴，只管怀念着一个人。他想：“这个人倒没有一点不足之处，也没有一点过分之处，真是十全十美。”想着，爱慕之情油然而生，心中万般感慨起来。

这雨夜品评的结果，终于没有定论。一些散漫无章的杂谈，却一直延续到天明。

好不容易天放晴了。源氏公子如此久居宫中，也怕岳父左大臣心生不悦，便稍作打点回到左大臣府上，到那葵姬房中一看。器物摆陈得井然有序；见着葵姬，气质高雅妇淑，仪态端庄，难得半点瑕疵。当下寻想：“这莫非就是左马头所赞的忠实可靠的贤妻？”然而又觉得过于严肃庄重，有拒人之感，实乃美中不足。便与几个姿色出众的年轻侍女，如中纳言君、中务君等调笑取乐。正值天热，源氏公子衣宽带缓，仪态潇洒不拘，众侍女心中都艳羨不已。左大臣来时，他看见源氏公子随意不拘的样子，觉得不便入内，就隔着屏障坐下来，欲与公子闲聊一番。公子道：“天气如此热……”说罢，眉头紧整，侍女们皆咯咯发笑。公子便道：“静一些！”把手臂靠在矮几上，煞是悠闲自得。

傍晚时分，忽得侍女们报道：“今晚中神光道，从禁中到此间，方向不利。”源氏公子说：“这方向正在我那二条院，宫中也惯常回避这方向，我该去哪儿呢？真是恼人介说罢，便欲躺下睡卧。侍女们齐声说：“这可使得广这时却有人来报：“待臣中有一个亲随，是纪伊的国守，家住在中川达上，最近开辟池塘，引入河水，屋里极凉爽呢。”公子说：“这样甚好。我正心中烦闷，懒得多走，最好是牛车能到之处……”其实，要回避中神，是夜可去的地方尚多，许多情人家皆可去。只恐葵姬生疑：你久不来此，一来便是个回避中神的日子。马上转赴地处，这倒确实有些对她不起。便与纪伊守说知，要到他家去避凶。纪伊守当下从命；但他有些担心，退下来对身旁的人道：“我父亲伊藤介家里最近举行斋戒，女眷都寄居在我家，屋里狭窄嘈杂，怕是会委屈公子呢。”源氏公子听到此话，却道：“人多的地方最好呢，在没有女人的屋子里宿夜，心里倒觉有些虚，哪怕帷屏后面也好啊”大家都笑道：“那么，这地方便是再好不过了。”随即派人去通知纪伊守家里先行准备。源氏公子私下动身，连左大臣那里也没有告辞，只带了几个亲近的随从。

纪伊守心中着急：“说来就来，太匆促了！”但事已至此，也只得收拾了正殿东面的房间，铺陈相应的设备用物，供公子暂住停留。这里的池塘景色秀丽，别有农家风味，周围绕了一圈柴垣，各色各样的庭院花木葱翠青绿。池中吹来习习凉风，处处虫声悠扬宛转，流萤乱飞，好一派良宵盛景！随从们在廊下泉水旁席地而坐，相与饮酒说笑。可怜主人纪伊守来往奔走，张罗着撰。源氏公子四下环顾，又忆起前日的雨夜品评来，心想道：“这左马头所谓中等之家，非此种人家莫属了。”他以前曾听人说起，这纪伊守的后母作姑娘时素以矜持自重著称，因此极想一见，探得究竟，当下便凝神倾听。西面房间果然传来人声，细细碎碎的脚步声伴着娇嫩的语气，甚为悦耳动听。大概因这边有客之故，那谈笑声甚是细微。

纪伊守嫌她们不恭敬，怕被客人看见耻笑，便叫关上西面房间的格子窗。俄顷室内掌灯，纸隔窗上便映着女人们的倩影来。源氏公子欲看室内情形，但纸隔扇都糊得很牢实，无计

可施，只得走上前去耸耳偷听。但听得屋内窃窃私语，声音集中在靠近这边的正屋。再听时，她们正在谈论他。一人道：“好一位端庄威严的公子！可惜早早娶定了一位不甚称心的夫人。但听说他另有心爱的情人，常常偷偷往来。”公子听了这话，不禁心事满怀。他想：“在这种场合，她们若再胡言乱语，漏出我和藤壶妃子之事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”所幸她们并没有再谈下去。源氏公子便快快离去。他曾经听得她们评论起他送式部卿家的女儿牵牛花时所附的那些诗，不太合于事实。他揣测道：“这些女人在谈话时无所顾忌，添油加醋，胡乱诵诗，简直木成体统。恐怕与之面晤也无甚兴味吧！”

纪伊守来后，加了灯笼，剔亮了灯烛，便摆出各式点心来。源氏公子此时用催马乐，搭讪着逗乐道：“你家‘翠幕张’可置办好了么？倘侍候得不周，你这主人的面子倒就没了呢！”纪伊守笑回道：“真是‘着撰何所有？此事费商量’了。”样子似甚紧张。源氏公子便在一旁歇下，其随从者也都睡了。

这纪伊守家里，倒有好几个可爱的孩子。有几个源氏公子觉得面熟的，在殿上作诗童；另有几个是伊豫介的儿子。内中还有一个仪态特别优雅，年方十二三的男孩。源氏公子便问：“这孩子是谁家的？”纪伊守忙答道：“此乃已故卫门督的幼子，唤作小君。父亲在世时十分得宠。只可惜父亲早逝，便随他姐姐来到此处。人倒聪明老实，想当殿上传童，只因无人提拔吧。”源氏公子说：“很可怜的。那么他的姐姐便是你后母了？”纪伊守回答正是。源氏公子于是说道：“你竟有这么个后母，也太相称呢。皇上也是知道的，他曾经问起：‘卫门督曾有密奏，想把他女儿送入宫中。现在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了？’没想到终于嫁与你父亲。这真是前世姻缘！”说时放作老成。纪伊守忙道：“她嫁过来，也是意外之事。男女姻缘难测，女人的命运，尤其可怜啊！”源氏公子说：“听说伊豫介甚是宠爱她，视若主人，可有此事？”纪伊守说道：“这不用说？简直把她当作幕后未来的主人呢。我们全家人见他如此好色，都不以为然，觉得这也过份了。”源氏公子笑道：“你父亲虽年事已高，可正风流潇洒。他不曾将这女子让与你这般风华正盛的时髦小子，当然是有原因的。”又闲谈中，源氏公子问道：“这女子现居何处？”纪伊守答道：“原本想把她们都迁居至后面小屋。但因时间仓猝，想必她还未迁走吧。”那些随从的人喝醉了酒，都在廊上睡死了去。

源氏公子怎睡得着？这独眠空夜实在是无味啊！他索性爬起来四下张望，寻思道：“这靠北的纸隔扇那边灯影绰绰，娇媚点点，分明有女人住着。刚才说起的那个女子也许就在这里面吧。可怜的人儿啊！”他心驰神往，一时兴起，干脆走到纸隔扇旁，侧耳偷听。似听得略略沙音：“喂，你在哪里？”是刚才那小君在问。随即一个女声应道：“我在这里呢。我以为和客人隔得太近，颇难为情的，其实隔得不算近。”语调随意不拘，似躺在床上语之。这两人声音稍同，分明听得出这是姐弟俩。细声细气的孩子说道：“客人睡在厢房里呢。皆言源氏公子甚为漂亮，今日一睹，果是如此。”那姐姐回答道：“倘是白天，我也来偷看一下。”声音轻淡不经，带着睡意，仿佛躺在被窝里的梦语。源氏公子见她竟未追问打探他的详情，加之那漠不关心的“吃语”，心中甚感不快。那弟弟又道：“我睡的这边暗得很哩。”听得他挑灯的声音。纸隔扇斜对面传来那女人的声音说道：“中将④哪里去了？我这里离得人远，有些害怕呢。”在门外睡觉的侍女们回答道：“她到后面洗澡，即刻便到。”

俄顷，众人皆不动声色。源氏公子小心地欲将纸隔扇上的钩子打开，方才觉得那面并未上钩。他悄悄拉开纸隔扇，帐屏立在入口处，里面灯光暗淡，依稀看见室中零乱地置放着诸如柜子之类的器具。他便穿过这些器具，来到这女子的服床边。但见她身量乖小，独自而眠，模样可怜可爱。他当下竟有些不好意思，但还是将她盖着的衣服拉开了。这空蝉只当那个侍女中将回来了呢，尚未在意，却听得这源氏公子说：“刚才你叫中将，我正是近卫中将，想来你会解我一片爱慕之意……”空蝉吓了一跳，以为是在梦中，不由得叫一声，惊慌起来，一时六神无主。她惊羞之极，便用衣袖遮着脸，竟不知道言何为好。源氏公子

对她说道：“我唐突求见，你自然会以为我是一时冲动的浮薄浪子。却不料我私心倾慕，已历多年；常苦无机会与你共叙衷曲。幸得今宵有缘，万望体谅我之诚心，赐我爱恋！”说得温顺婉转，即便魔鬼听了也得感化，更何况源氏公子又恍若下凡的神仙般光彩照人。那空蝉神魂恍惚，想喊，却喊不出，顿感心慌意乱。想到这乃非礼之事，更是惊恐万状；喘着气绝望说道：“你认错了人吧？”见她那楚楚可怜的神情，真是可爱。源氏公子答道：“情之所钟，自然认识，并不曾错认，请万勿推辞。我决非轻薄少年，只是想与你谈谈心事。”空蝉身材小巧，公子便横抱起，往纸隔扇走去。不巧，适逢刚才所唤的那个叫中将的侍女走进屋来。源氏公子黑暗中叫道：“喂，喂！”这中将惊诧之极，摸黑走来，顿觉香气扑鼻，便心知是源氏公子了。当下心中大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她思道：“若换得别人，我便叫喊起来，将人夺回来，但因此也将弄得人尽皆知，终是不好的，何况这是源氏公子呢。这到底该怎么办呢？”她心中犹豫不定，只好跟着走来。源氏公子却无事一般，径自往自己房间里去了。并隔着纸隔扇对中将说：“天亮时来迎接她吧！”

空蝉听得这话，心中便想：“中将会将我怎样？”这么一想，竟出了一身冷汗，便觉这比死还难受，心中无限懊恼。源氏公子见她那动情的可怜相，便以情话来安慰，想以此来博得她的欢心。却未料到空蝉越发痛苦：“我宁可这是作梦。你这样作践我，视我为下贱之人，教我怎能爱恋你？我乃有夫之妇，身分已定，又怎能这样？”她对于源氏公子的无理强求深感痛恨。这使得公子无言以对，只得改口道：“我年纪尚轻，不懂得什么叫做身分。你当我是世间的浮薄少年，我倍感伤心。你也知道，我何曾有过无端强求的野蛮行为？此日之事，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，有幸与你邂逅相逢，大概前世因缘所定。你对我这般冷淡，也是奇怪的。”他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，可惜毫无结果。空蝉越发不愿亲近他了。心想：“我不顺从他，大概他会将我视为粗蠢女子。那我索性就装成一个不解风月之情的愚妇，让他厌恶去吧！”空蝉的性情原本柔中蓄刚，就好似一枝细竹，看似欲折似摧，而终于难折。此时她心中异常屈辱，只顾吞声饮泣，样子极为可怜。源氏公子虽然心中稍有不妥，但要放弃，又觉可惜。他看见空蝉无意回心，于是愤激地问：“你为什么如此讨厌我呢？请你细细思量：无意相逢，必是前生宿缘。你佯装不解风情，真使我痛苦不堪。”空蝉悲切地说：“如果我这不幸之身未嫁之时和你相逢，且结得露水姻缘，可能会引以自豪，有望永远承宠，聊以自慰。但如今我已嫁人，与你结了这无由似梦的露水姻缘，真叫我意乱心迷，难以言喻。现在事情到了此种境况，万望勿将此事让外人知晓！”她神色忧心忡忡，叫人无法拒绝她那恳切的言辞。源氏公子不停地说着安慰的话，郑重地向她保证。

随从们都从晨鸡报晓声中醒来，穿衣，议论道：“昨夜睡得真香。尽快把车子装起来吧。”纪伊守紧接着出来了，他道：“出门避凶的又不是女眷，何必急急回宫？”源氏公子此时正在室内，想到：“此种机会，实难再得。今后难得借口，作此相访。通信传书，也十分困难！”想到此，异常痛惜。侍女中将从内室出来，看见源氏公子还无意放还女主人，焦急万分。公子虽已许她回去，却又留住她道：“今后你我如何互通音信呢？昨夜的因缘，你那前所未有的痛苦情状，以及我那恋慕之心，日后便成了回忆的源泉。真是稀世绝有的事呢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此时的源氏公子，真是艳丽动人。晨鸡报晓的声音接连传来，源氏公子心乱如麻，匆匆吟道：

“怨君冷酷优心痛，缘何晨鸡太早鸣？”源氏公子如此爱恋空蝉，而她却并不欢欣。她想起双方境况，心中不免惭愧，觉得自己远远配不上源氏公子，脑中又浮现出砂夫伊豫介讨厌的身影：“他是否梦见了我昨夜之事？”想起来竟不胜惊恐，吟道：

“身忧未已鸿先唱，啼声已无泪未干。”源氏公子将空蝉送过纸隔扇时，天已蒙蒙亮，内外已是人声鼎沸。送了空蝉，拉上纸隔扇。回到室内，他心情异常寂寞失落，只觉得这层纸隔扇，真如同蓬山万重！

源氏公子身穿便服，闲踱来到南面栏杆边，随意眺望庭中景色。西进房间里的妇女们一见，纷纷将格子廖打开了，争睹源氏公子的迷人风采。因廊下屏风遮挡，使得她们只能从屏风上端隐约窥得公子的姿容。其中有几个风情轻狂的女子，当下倾倒、交口赞叹，简直是身心迷醉。此时，从下弦残月中发出的淡淡微光轮廓倒也分明，这晨景也别有一番风趣。这同一景致，有人认为优艳，有人觉得凄凉，皆出于观者心情。源氏公子心有隐情，看了这景色便觉凄凉，无比痛心。他想：“此次一别，日后连鸿雁传书的机会也难寻得了！”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别此地。

源氏公子回到府上，无心就寝。他想到：“再度相逢甚是为难。但不知此女子现在是否牵挂于我？”想到此，顿觉心中懊丧；再忙起那日的雨夜品评，觉得这个人虽不甚高贵，却也风韵娴雅，无可指责，该是属于中品一流吧。左马头果然广见博闻，所道之言，皆有所证。

源氏公子住在左大臣府上，一时间，常常思念那空蝉，惟恐断绝了音信而遗薄情之名，为此甚是苦痛不安。于是唤来纪伊守，对他道：“卫门督的孩子小君，我觉格外可爱，欲叫他来，荐给皇上作殿上侍童。”纪伊守忙道：“承蒙关照，深表感谢，我即把此意转告他姐姐。”源氏公子听到这姐姐二字，心中又是一动。问纪伊守：“这姐姐有没有替你生出个弟弟来？”“没有。她嫁与我父亲不过两年，门卫督原来希望她入宫，她违背了父亲遗言，心下懊悔，对现状也不甚满意。”“倒是很可怜的。外间皆言她是个美人儿，才貌俱全，想来也定当如此吧！”纪伊守答道：“相貌并不寻常。只是我有意疏远于她。照世间常规，是不便亲近后母的。”

五六天后，纪伊守便将这孩子带来了。源氏公子认真端详了一番，的确是一个相貌清秀的上等孩子，便十分宠爱他，召他进入帘内。这孩子也觉十分荣幸。源氏公子详细探问他姐姐的情况。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，小君都一一回答了；有的事却时时羞涩不语，源氏公子也不便多问，只说了许多话，欲使这孩子明白他是熟悉他姐姐的。小君心中颇觉意外，暗暗地想：“不想两人之间倒有这等关系！”但童心幼稚，也无力深究。一天，源氏公子便叫他传了一封信与她姐姐。空蝉吃惊之余，禁不住泪珠涟涟。由于害怕引起弟弟怀疑，无端地生出枝节，心中难免犹豫。可又迫不及待想看此信，便捧起信，遮住了脸，阅读起来。长长的信后，又附得一首诗道：

旧梦重温待何日，睡眠常开已是令。我夜夜难以入睡呢。“这信写得情深意切，文辞也格外秀美，直看得空蝉泪眼模糊，只恨生不逢时，平添这等伤心之事。悲伤之余，便躺下睡了。

紧接着第二日，源氏公子便召唤小君前去。小君临走时，便向姐姐要回信。空蝉道“你就对他言：这里没有他的读信之人。”小君笑道：“明明没有弄错，怎么要对他如此说呢？”空蝉心中烦躁，想道：“可见他已对这孩子说了！”顿感无限痛苦，骂道：“小孩子家不应该说这种话！你不要再去了！”小君说：“他召唤我，怎么能不去呢？”便仍旧独自去了。

纪伊守亦非安份守己之辈，早垂涎这后母的姿色，常想接近，因此时时巴结这小君，常常陪他一同来去，对她大献殷勤。却说源氏公子把小君唤进去，怨恨地说：“昨天叫我好等！可见你并未把我放在心上。”小君脸又红了。只得将实情——道来。公子道：“你这人不可靠。不然怎会将这事情弄成这样”于是叫他再送一封信去，并对他说：“你这孩子有所不知：在伊豫介这个老头子之前，你姐姐早与我亲近了。嫁了那个硬朗的老头子，是嫌我文弱不可依靠，这实在是小看于我！如今我将你现为儿子，待你也定然不会薄的。”小君听得此言，心中想道：“如此看来！姐姐对他如此冷淡，也未免太狠心了。”源氏公子时刻将他带在身边，或常常带他进宫去，命令官中裁缝制作新装，着意打扮他，也真同儿子一般看待。此后源氏公子虽然还是常常要他送些信去。空蝉转念想道：他毕竟是个小孩，倘若消息传了出去，这轻薄的恶名，我可何以担待呢。”公子的信虽令她感动，

但一想起自己的身分，无论何等恩宠，也万万受不得的，故不曾写过一封情意切切的回信。但那天晚上邂逅相逢的那个人，其神情风采，的确英爽俊秀，非同一般，仍使她常常思慕。她想：我的身分既定，即使向他表示殷勤，又有何用呢？源氏公子却总想起她那实可怜爱的模样，那日晚上那忧伤悲痛的神情，真令人不胜怜悯。源氏公子每想到此处皆无法自慰。倘若偷偷轻率地造访，纪伊守家耳目众多，自己的谈行妄为极易暴露，对心爱的人儿也很是不利。因此犹豫不决。

源氏公子照例又在宫中住宿了许多日，始终不曾觅得机会。一次，他选定一个中川方面避凶的禁忌日，在从宫中回哪途中，装着似乎忆起什么的样子，中途转向纪伊守家去了。纪伊守不胜荣幸，只道他家池塘美景煞是迷人，吸引公子再度光临。先前源氏公子已将此事告知小君，与他筹画，小君自然一起同行。空蝉也预先得此消息。她想：“源氏公子煞费苦心方得以到来，可见对我的爱恋决非浅薄。但若不顾身分，竭诚接待他，则又不妥当。那晚的痛苦早如梦一般地过去，何必重温呢？”她心慌意乱，羞于在此等候光临。思虑再三，在小君被源氏公子叫走时，她终于得了主意，对待女们说：“我今天身体欠安，想教人捶捶肩背，这里和源氏公子的房间太近了，不甚方便，因此想住远一点的地方。”便移至廊下侍女中将所居的房间里。

源氏公子满腹心事，便吩咐随从者早些就寝。又派了小君到空蝉处约见，但小君四下寻她不得。又找了许多地方，才在廊下的房间里见到。他觉得姐姐如此行为实在有些过份，又很无奈，便哭丧着脸说：“人家会说我太不会办事了！”姐姐骂道：“你办的是什么事？小孩子作这种差使，实在是可恶无聊的！”又断然说道：“你去转告于他，就说我今晚身体欠安，要众侍女陪在身边，也好服侍我。你这样跑来跑去的，难免教人生疑！”心下却又思量：“若我先前身分未定，藏身于父母家的深闺里，偶遇公子来访，那才是十足的风流呢！但是现在……我无情拒绝，不知公子会将我当成是何等无趣之人？”想到这里，心里甚为难过。但转念一想，终于下得决心来：“命已至此，又无可挽回，就让我做个不识风趣的愚妇吧！”

源氏公子也正在焦急：“叫。君将事情办得怎样了？”这孩子让他担心，但仍怀着莫大希望，横着身子静候佳音。却不料待小君回来，带来的却是这么一个坏消息。源氏公子如遭霜打，甚觉这女子寡情绝义，世间真是少有，于是唐颜懊丧，长叹道：“我真是羞耻啊！”一时竟默然无言。后来又连连长叹数声，陷入沉思，凄凄吟道：

“唯知帚木迷人状，

空为园原失路人”。小君将诗传与空蝉。空蝉此时也是辗转难眠，便以诗应答道：

“原上伏屋虽奇身，虚幻也应帚木形。”小君因见公子伤心苦此，自己也睡不踏实，便往来奔走传言。空蝉惟恐旁人见疑，甚是忧心忡忡。

随从人等酣睡之后，源氏公子觉得百无聊赖，心中回肠百转，胡思乱想道：“此等无情女子，实是可恶。但我对她恋情依旧难消，以至情火中烧。而且她愈是寡情难近，愈是引我牵肠。”这样想着，又念此人冷艳无常，难以接近，心想也可就此罢休吧。却辗转反侧，终归不能断念，便对小君道：“你就带了我去见他吧。”小君答道：“那里房门紧闭，侍女众多，怕是去不得呢。”言毕心中也很是不忍，倒觉得公子十分可怜。源氏公子无计可施，只得作罢道：“那就算了吧。唉！只要你不曾嫌我。”便命小君在身旁侍睡。这小君受宠若惊，傍了这高贵美貌的公子，异常兴奋喜悦。源氏公子失望灰心之余，倒觉得那姐姐不及这弟弟可爱了。

第三章 空蝉

却说在纪伊守家的源氏公子，这一夜前思后想，辗转难眠，说道：“遭人如此羞辱，此生还从未有过。人世之痛苦，这时方有体会，教我还有何面目见人！”小君默然无言，蜷缩于公子身旁，陪了满脸泪水。源氏公子觉得这孩子倒可爱。他想：“昨天晚上我暗中摸索

空蝉，见身材小巧，头发也不十分长，感觉正和这个君相似，非常可爱。我对她无理强求，追逐搜索，未免有些过分，但她的冷酷也实在令人害怕！”如此胡思乱想，挨到天明。也不似往日对小君细加吩咐，便乘了曙色匆匆离去。留下这小君又是伤心，又是无聊。

空蝉见没了公子这边的消息，非常过意不去。她想：“怕是吃足了苦头，存了戒心？”又想：“如果就此决断，委实可悲。可任其纠缠不绝，却又令人难堪。思前想后，还是适可而止的好。”虽是如此想来，心中仍是不安，常常陷入沉思，不能返转。源氏公子呢，虽痛恨空蝉无情无义，但终是不能断绝此念，心中日益烦闷焦躁。他常对小君道：“我觉得此人太无情了，也极为可恨，真正难以理喻。我欲将她忘记，然而总不能成功，真是痛苦之极！你替我想个办法，让我和她再叙一次。”小君觉得此事渺茫，但蒙公子信赖而以此相托，也只得勉为其难了。

小君这孩子颇有计，不露声色，常在暗中寻觅良机。恰巧纪伊守上任去了，家中只剩女眷，甚是清闲。一日傍晚，夜色朦胧，路上行人模糊难辨，小君自己赶了车子来，清源氏公子前往。原氏公子心头急迫，也顾不上这孩子是否可靠，匆忙换上一身微服，趁纪伊守家尚未关门之际急急赶去。小君甚是机巧，专拣人丁出入较少的一个门驱车进去，便清源氏公子下车。值宿人等看见驾车的是个小孩，并不在意，也未依例迎接，在一边乐得安闲。源氏公子在东面的边门稍候，小君将南面角上的一个房间的格子门打开，两人便一起走进室内。众侍女一见，异常惊恐，说道：“如此，会让外面的人看见的！”小君说：“大热天的，何故关上格子门？”侍女答道：“西厢小姐今天一直在此，还在下棋呢？”源氏公子心想：“这倒有趣，我生想看看二人下棋呢。”便悄悄从边句口绕了过去，钻进帘子和格子门之间的狭缝。正巧小君刚才打开的那扇格子门还未关上，可从缝隙处窥探西边格子门旁边设有屏风，屏风的一端刚好折叠着，大概天热的原因吧。遮阳帷屏的垂布也高高十起，正好使源氏公子对室内情景，看个了姐。

室内灯光辉映，柔和恬淡一脸氏公子从缝隙中搜寻言：“靠正屋的中柱旁，面部前西的，打横嫌者销秀美身影，一定就是我的心上人吧。”便将视线停在此人身上。但见地内容一件深紫色的花钢社，上面的罩衣模糊难辨；面孔俊俏，身材纤秀；神情恬淡雅致。但略显羞赧，躲躲闪闪，即使与她相对也未必能够着用。她纤细的两手，不时藏入衣袖。朝东坐的这一人，正面向着格子门；所以全部看得清唱。她穿着一件白色薄绢衫，一件紫红色的礼服，随意披着。腰间的红裙带分外显眼，裙带以上，胸脯裸露。肤色洁白可爱，体态丰满修长。望会齐整，额发分明。口角眼梢流露出无限娇媚，姿态极为艳丽，一副落拓不拘的样子。发虽不甚长，却黝黑浓密，垂肩的部分光润可爱。通体一看，竟找不出什么欠缺来，活脱一个可爱的美人儿呢。源氏公子颇感兴趣地欣赏着，想情：“怪不得她父亲把她当作宝贝，确实是很少见的哩！”又想到：“若能再稍稍稳重些更好。”

这女子看来尚有才气，一局接近尾声，填空眼时，一面敏捷投子，一面口齿伶俐地说着话。空蝉则显得十分沉静，忽然对她说道：“请等一会儿！这是双活呢。那里的劫……”轩端获马上说：“呀，这一局我输了！让我将这个角上数数看！”便屈指计算着：“十，二十，三十，四十……”口手并用，机敏迅速，不胜其烦。源氏公子因此觉得此人品味稍差些。空蝉则不同：常常以袖掩口，使人不易将其容貌看得真切。然而他细看去，侧影倒能见。她的眼睛略略浮肿，鼻梁线也不很挺，外观平平，并无特别娇艳之处。细论起来，这容貌也是并不能算美的，但是姿态却十分端庄。与艳丽的轩端获相比，情趣高雅、脱俗，让人心醉魂迷。轩端获娇妍妩媚，是个惹人喜爱的人儿。而她任情德笑，打趣撒娇起来，艳丽之相更加逗人。源氏公子虽觉此人有些轻狂，然而多情重色的他，又不忍就此抹杀了她。源氏公子所见许多女子，全都冷静严肃，一本正经，连容貌也不肯给人正面一看。而女子放浪、不拘形迹的样子，他还从未见过。今天自己在这个轩端获不曾留

意之时，看到了真相，心中倒觉得有些不该。但又不愿离去，想尽情一饱眼福。可觉得小君似乎走过来了，只得随了他，悄悄地退出。

源氏公子退到边门口，便站在走廊里等空蝉。小君心中不安，觉得太委屈了他，说道：“今夜来了一个特别客人，我不便走近姐姐那里去。”源氏公子顿感绝望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今夜又只得无功而返了，这不是教人太难堪么？”小君忙道：“还不至于此，烦请相陪，待客人走后，我立刻设法。”源氏公子想：“如此看来，他倒蛮有把握。这孩子年龄虽小，可见乖识巧，颇懂人情世故，尚且稳健可靠呢。”

一盘棋罢，只闻衣服的窃车作响之声，看来是兴尽散场了。一位侍女叫道：“小少爷去哪儿了？我把这格子门关上了吧。”接着便是关门的声音。又过了一会，源氏公子急不可耐，对小君说：“都已睡静了。你过去看看，想想办法，尽力替我办成此事吧！”小君寻思道：“姐姐脾气极为倔犟，我无法说服她。不如待人少时将公子直接领进她房里去。”源氏公子说：“纪伊守的妹妹不是也在这里么？我想看一看呢。”小君面有难色：“这怎么行？格子门里面遮着厚厚的帷屏呢。”源氏公子不再坚持，心中只想：“话是不错，可我早已窥见了呢。”不禁觉得好笑，又想：“我还是不告诉他吧，不然怕对不起那个女子了。”嘴上只是反复地说：“等到夜深，让人好生心焦。”

这回小君来敲边门，一个小诗文未开了门，他随了进去，但见众侍女都睡熟了。他就说：“这纸隔扇日通风，凉爽，我就在这儿睡吧。”他将席子摊开，躺下了。侍女们都睡在东厢房里，刚才开门的小诗文也进去睡了。小君佯装睡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便爬起来，拿屏风挡住了灯光，将公子悄悄带到这黑暗中。源氏公子有了前次遭遇，暗想：“这回如何？不要再碰钉子啊！”心中竟然十分胆怯。但在小君带领下，还是撩起了帷屏上的垂布，闪进正房里去了。公子走动时衣服所发出的声，在这夜深人静中，清晰可闻。

空蝉只道源氏公子近来已经将她忘记，心中固然高兴，然而那晚梦一般的情景，始终萦绕在她的心头，使她不得安寝。白天神思恍惚，夜间悲伤愁叹，今夜也不例外。那个轩端获睡在她身边，兴致勃勃讲了许多话后，心中无甚牵挂，便倒下酣睡过去了。这空蝉正郁郁难眠，忽然感到有股浓烈的香气扑鼻而来，似乎有人走近，顿觉有些奇怪，便抬起头来察看。从那挂着衣服的帷屏的隙缝里，分明看到有个人从幽暗的灯光中走来。事情太突然，她在惊恐中不知如何是好。最后终于迅速起身，被上一件生绢衣衫，悄悄地溜出房间去了。

这源氏公子走进室内，看见只有一个人睡着，当下满心欢喜。地形较低的隔壁厢房，睡着两个侍女。源氏公子便将盖在这人身上的衣服揭开，挨近身去，虽觉得这人身躯较大，也并不介意。这个人睡得很熟，细看，神情姿态和自己意中人明显不同，才知道认错了人，吃惊之余，不免心生气恼。他想：“这女子若知道我是认错了人，会笑我太傻，而且势必生疑。但若丢开了她。出去找寻我的意中人，她要是坚决地回避我，又会遭到拒绝，落得受她奚落。”因此想道：“睡于此处的人，何况黄昏时分灯光之下曾经窥见过，那么事已至此，就算是上天赐予，将就了吧。”

这轩端获好半天才醒来。她见了身边的这一人，感觉有些意料外，吃了一惊，茫然不知所措。但她来不及细想，既不轻易迎合、表示亲昵，也不立即拒绝、严辞痛斥。虽是情窦初开而不知世故的处女，但一贯生性爱好风流，也并无羞耻或狼狈之色。这源氏公子原想隐瞒自己姓名。但又一想，如果这女子事后一寻思，明白真相，自己倒关系不大，但那无情的意中人空蝉，一定会畏惧流言，因此忧伤悲痛，倒是对她不起的。于是不再隐瞒，只是捏造了缘由，花言巧语地告诉她说：“我曾两次以避凶为借口前来宿夜，都只为寻找机会，向你求欢。”此言荒谬之极，若是深通事理之人，便不难凿穿这谎言。这轩端获虽然不失聪明伶俐，毕竟年纪尚幼，不懂得世事人心险恶。源氏公子觉得这女子并无可增之处，但也不怎么牵扯人心，逼人心动。那个冷酷无情的空蝉仍在他心中。他想：“说不定她现在正藏在暗处，掩口讥笑我愚蠢呢。这样固执的人真是世间少有的。”越是如此，他

越是想念空蝉。但是现在这个轩端获，正值芳龄，风骚放浪，无所讳忌，也颇能逗人喜爱。他于是装作多情，对她轻许诺言，说道：“有道是‘洞房花烛风光好，不及私通兴味浓’，请你相信这句话，我只是顾虑外间谣传，平时不便随意行动。而你家父兄等恐怕也不容许你此种行为，那么今后将必多痛苦，但请你不要忘记我，我们另觅重逢佳期吧！”说得情真意切，若有其事。轩端获毫不怀疑对方，天真地说道：“是啊，叫人知道了，怪难为情的，我不能写信给你吗？”源氏公子道：“此事不可叫外人知晓，但若叫这里的殿上侍童小君送信，是不妨的。你只须装得无事一般。”说罢起身欲去，但看见一件单衫，猜想乃空蝉之物，便拿着它溜出了房间。

睡在附近的小君，因心中有事，自然不曾熟睡，见源氏公子出来，立刻醒了，公子便催他起身。小君将门打开，忽听一个老侍女高声问道：“那边是谁呀？”小君极讨厌她，不耐烦答道：“是我。”老侍女说：“三更半夜的，小少爷要到哪里去？”她似放。已不下，跟着走出来。小君简直憎恨之极，恶声答道：“哪儿也不去，就在这里随便走走。”暗中连忙推源氏公子出去。是时天色半明，晓月当空犹自明朗，清辉遍洒各处。那老侍女忽然看见月色中的另一个人影，又问道：“还有一位是谁？是民部姑娘吧。身材好高大呀！”无人回答她。这叫民部的侍女，个头甚高，常被人拿来取笑。她以为是民部陪了小君出去，追着谋煤不休道：“一晃眼，小少爷竟长这么高了。”说着，自己也走出门来。源氏公子窘迫异常，又不便叫这老侍女进屋去，便只得在过廊门口阴暗处站住。老侍女向他这边走来。自顾诉苦：“今天该你值班，是么？我前天肚子痛得厉害，下去休息了；可昨天又说人手少，要我来伺候，我肚子好痛啊！回头见吧。”便往屋里走去。源氏公子虚惊一场，好容易脱身而去。他心中渐渐后悔，想道：“这般行事，毕竟是轻率而危险的。”从此便不敢大意了。

二人上车，回到本邸二条院。谈论昨夜之事，公子称赞小君颇有心计，又怪空蝉狠心，一时心中气愤难平。小君默默无话，也觉难过。公子又道：“她如此看轻我，连我自己也讨厌我这个身体了。即使有意避开我，不肯和我见面，写一封信来，话语亲切委婉些，总可以吧？把我看得连伊豫介那个老头子也不如了！”态度愤愤不平。但还是拿了那件草衫，宝贝似的，放在自己的衣服下，方才就寝。他叫小君睡在身旁，满腹怨言，最后硬着心肠道：“你这个人虽然可爱，但你是她的兄弟，只怕我不能永久照顾你呢？”小君一听此话，自然十分伤心。公子躺了一会，终不能成眠，干脆起身，教小君取笔砚来，在一张怀纸上奋笔疾书，直抒胸臆，似无意赠人：

“一袭蝉衣香犹在，睹物思人甚可怜。”但写好之后，又叫小君揣上，要他明天给空蝉送去。忽然又想到那个轩端获来，不知她现在想些什么，便觉得有些可怜。但思虑再三，还是决定不写信给她的好。那件染着心上人体香的单衫，他便珍藏在身边，不时取出来观赏。

第二日，小君回到纪伊守家里。空蝉正等他哩，一见面，便劈头痛骂道：“你昨夜干得好事！虽侥幸被我逃脱，这样也难避人耳目，如此荒唐，真是可恶之极！像你这种无知小儿，公子怎会看中你呢？”小君面有愧色。但在他看来，公子和姐姐两人都很痛苦，也只得将那张即席抒发感怀的怀纸，取出来送上。空蝉此时余怒未消，但还是接过信来，读了一遍，想道：“我那件单衫早已穿旧了，实在是很难看的。”便觉得有些难为情，当下心烦意乱，胡思乱想起来。

却说那轩端获昨夜遇此意外之事，兴奋之余，羞答答回到自己房中。这件事无人知晓，又找不到可以谈论之人，只落得独自沉思，浮想联翩。她心情激动，盼望小君替她拿信来，却又屡屡失望。但心里并不怨恨源氏公子的非礼行为，生性爱好风流的她，如此徒劳无益地思前想后，未免觉得有些寂寞无聊。至于那个空蝉呢，虽说她有些绝情，心如古井之水，木波不兴，但也深知源氏公子对她的爱决非一时的好色之举。由此想到，如果是当年

自己未嫁之时，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？但如今事已到此，也无可追悔了。想到此处，心中痛苦不堪，就在那张怀纸上题诗道：

“露凝蝉衣重，深闺无人知。恨衫常浸湿，愁思应告谁？”